

杭縣徐珂著

清稗類鈔

商務印書館印行

清稗類鈔

譏諷類目錄

小半斤

九門八點一口鐘

敝衣猶愛惜若此

洪公果死耶

識公時目故有疾

吾君吾仇

前後兩行狀

入洛紛紜興太濃

君恩臣節

當與前朝人序齒

打你這傾國傾城帽

點敝巾帽俱新樣

逸居無教老而不死

小遺泰山峯側

何科舉人幾甲進士

頁

一半清朝一半明
姓朱的有甚虧負你

可惜故夫曾未識

糟糠之妾

山川滿目不勝情

演躍鯉

妾亦能作葛嫩

兵部尙書接駕

能騎否

清明時節兩紛紛

一隊夷齊下首陽

奇怪癡怪

天明應讀汀芒

薰蕕不同器而遠

茸城行

鐵面糟團

原來貨殖是家風

胡桃滋味

候缺相公

闕里侯

帝王卿相爲傀儡

手脚眼頭口牙

金剛本是一團泥

才難自古信其然

天爲門客

五老

笑殺兩家劉備

輸粟采薇

終南山下草連天

進士與鬼二而一

博學宏儒本是名

勝國君臣也皺眉

商容改姓

夷齊陸續到皇畿

妾等願守西山之節

貽誤後學

一五 澄清海甸保障東南

一五 綠林昨夜繞官街

一五 何不出家

一五 賜水晶烟管

一六 寧不食兩廡特豚

一六 相公紙尾之學

一七 何不開齋

一七 嘲約文

一七 兩三杯水作波濤

一八 不羣終恐太分明

一八 烏盡弓藏兔擣狗殺

一八 以冠加之於首爲妙

一九 烟勿多吸

一九 文不足一寓目

一九 先生不愧稱本朝第三人

二〇 將軍提防提防

二〇 上佛骨表者亦僧佛

二〇 九流三教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胸中烏黑口明白

戲無益

以朦朧稱官

麵糊軍機

刑部四無

卓附人停問字車

合先後天而畫袁子才

附庸風雅小名家

後堂恐有未眠人

能知味也否

福驢

忘己

刺時文

故交爲孔孟

既富何加

不譏字者樂

個個草包

活佛成死鬼

二七 補子胡同

二八 貪暴之風至此

二八 錢可通神

二八 不能搬運到黃泉

二九 雙黃鶴不稅錢

二九 打兔子

二九 詩人固如是乎

三〇 得吾屬亦大難

三〇 肯作詩便是名家

三〇 論詩擇地擇人擇時

三一 畢不管福死要陳到包

三一 嘉慶喫飽

三一 且白室

三一 一團和氣

三二 鑽狗洞

三三 斯文掃地不孝通天

三三 能解春秋有幾人

三三 天下三王本一家

三三

三四

三四

三四

三四

三五

三五

三六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八

三八

三九

三九

三九

四〇

四〇

請上坐泡好茶

見龔則聰交龔則闊

長林豐草禽獸所居

舍弟家兄

莫教泉路怨非刑

周全天下事廣積世間財

易字多一爾

墨卷

小試文怪謔

嘲童生聯

夫子嚇一跳

茅房未便貼春宮

孔子之後有孔明

龜有雌雄總姓烏

畢生事業蓋世功名

衆人叫一聲丈人

垂老還登少女牀

胡蜂歷亂飛

四一 雞色狗石

四二 南省無如卑職者

四二 草雞毛

四二 衣之尺寸

四三 逆不靖威不揚

四三 糞桶當年真妙計

四四 惡心露道

四四 六弔三場

四五 聚餓鬼於一堂

四五 未嘗此味

四六 三科殿試策如出一手

四六 兩字探花

四六 嘲出題割裂

四七 你也配

四七 郎蘇門口號

四七 苟不教

四八 著著著是是是

四八 江淮河漢日月星辰

四九

四九

五〇

五〇

五一

五一

五一

五一

五二

五三

五三

五三

五四

五四

五五

五五

五五

五六

以所書白楮示之
險也幾乎又一塹

京報古文

盛睡軍機

部院難爲爲掌院

今之所謂良臣

武岡可是五缸州

劉位坦三位令坦

避秦何處好

明中秋月暗

長毛去後短毛來

不殺長毛殺扁毛

擊退風雲雷電

人不如鳥

齊瞎子

不作學政真可惜

相臣度量疆臣抱負

以紅樓夢水滸喻官民

五六 左俯
五六 貂不足豕而噉

五七 道旁苦李

五七 譏京師各署之事簡

五七 橋夫比京官

五八 竹籠亦古色古香

五八 秦駝老鴉

五八 富貴感武貧賤

五九 作官如唱戲

五九 爾狗官

五九 贈知縣知府聯

六〇 嫌少嫌小嫌老

六〇 愛民猶子執法如山

六〇 昔縣十字令

六一 典史十字令

六一 一牛獨坐看文章

六二 滕文公晉封王爵

六三 紅黑章京

六三

六三

六四

六四

六四

六五

六五

六六

六六

六六

六七

六七

六七

六八

六八

六八

六九

六九

不可陽得

七〇

命題託諷

七八

配服之至

七〇

龍縣

七九

奮到黃巖亦怪哉

七〇

長其長才不才

七九

錢樹獅

七一

能不用心

七九

藏書買山

七二

腹中滿貯稀粥

八〇

立此存照

七二

戲提調

八〇

相公遇著兵

七二

等老也而多寡分焉矣

八一

此水頗好

七三

丞相登壇亦快哉

八一

香櫟

七四

老兄手段何如

八二

一步登天

七四

橫卻心腸

八二

冠禽衣獸

七四

北人不知南事

八三

三代爲趙大錢二孫三

七五

風魔了張解元

八四

夏徵舒爲君家何人

七五

魔王

八四

土匪名士

七六

文人吸雅片構腹稿

八四

舟行遇風之叫罵

七六

公門爲烟窟

八五

官場與詞場互爭

七七

百年有盡先拚命

八五

糟食尙留井上果

七八

可憐迎風德何衰

八五

糟食實者過半

七八

不甘跪拜

八六

施懶狗

子宮

飛騰捉鴛鴦

從今不畫四塞圖

其氣雄闊

此葛亮之所以為諸也

此人流品亦僅爾爾

百餘年前之竹汀工竊術

觀音一日呼千遍

賴君一薦遂作故人

黔陽人贈詩陳令

將家

漿子湖滿濟南府

今日天氣果好

作官亦識字麼

好香

扶搖直上

犬足亦跑折

八六 明眼人一口道破

八六 畢達官場都是戲

八七 憲台升卑職

八七 州縣署有六聲

八七 民之父母

八八 水晶板棹

八八 孝廉方正

八九 村塾賦

八九 嘲私塾詩

九〇 村學究文

九〇 尊公亦受約束

九一 翻令我作丈夫難

九二 八寶豆糜羹

九二 左文襄諷藩司

九三 福州無福

九三 八表經營三人會辦

九四 三品功名丟馬尾

九四 欲作繡衣難引線

九四

九五

九六

九六

九六

九七

九七

九七

九八

九八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二

一〇二

一〇三

一〇三

澹不書孤拔頰首

碧理小兒

榮於華袞

渾蛋

張得開管不緊

一日看花千金買笑

造二十

石不能言最可人

酸丁

謝天謝地

虛有其表

盛唱燭影搖紅詞

佐其浮沈

君是好人

鷹猿獠鶴

富有根貧無底

送窮文

洋錢非我國物

一〇四 先生頭腦太冬烘

一〇四 置天下人於何地

一〇五 陶者何人鑄者何人

一〇五 有鼻之人奚罪焉

一〇五 德去德來

一〇六 誠心誠意看戲

一〇六 毋事爲完全之伶人

一〇六 嘲科場聯

一〇七 鄙人讀毫爲毫

一〇七 半費不雙

一〇八 歸來猶帶粉花香

一〇八 中日戰事諷聯

一〇八 訪鶴吹牛

一〇九 深於蒼老

一〇九 百人有五十袴

一一〇 壬子秋刺摺岑端吳

一一〇 巧妻常伴拙夫眠文

一一一 岸正文體上諭書後

一一一

一一二

一一二

一一三

一一四

一一四

一一五

一一六

一一七

一一八

一一八

一一八

一一九

一一九

一二〇

一二〇

一二〇

一二三

器物銘

用夷變夏

半世英雄誇獨異

自上當

三姓合一家

大癩歌

姚姬

習氣大全

紅頂之區別

湖南義棧

達材

江河標榜

黃梁一夢

求榮反辱面無光

可憐光彩生門戶

高唱揮毫

一龍一鳳一豬

龍蟠虎踞

一一五 來賓室

一一五 木頭

一一六 左右國人諸大夫曰賢

一一七 執柯伐柯

一一七 執牛耳者牛飲

一一八 光緒戊戌諧聯

一一八 尤物移人

一一八 充漢奸

一一九 實爲德便

一一九 此處禁止小便

一一九 旅順送向何處去

一一〇 嘲鴉片及拳亂聯

一一〇 秉節衡才

一一〇 某太史嘲剛某詩

一一一 相國先從馬後死

一一一 僅存半通

一一一 張李互詆

一一二 兩江呆人障三省釣魚行

一一二

一一三

一一三

一一三

一一四

一一四

一一四

一一四

一一五

一一五

一一六

一一七

一一七

一一九

一一九

一一〇

一一〇

一一四

德惠鬼子拔俊賢

藉外人之勢以鞭我

臭溝

榮王裙之別號

不倒翁

琉璃蛋

那像胡同

萬壽無疆百姓遭殃

錢必進

構腹稿作八股文

皆服外國之服

冠蓋京華白眼多

犂牛

小女子亦知稼穡

鐘撞和尚

羣盜如毛

編人不若是也

五鴿道

一四二 曷不流覽圖史

一四二 死惜九年遲

一四三 一木焉能支大廈

一四三 所貴者胃

一四四 腹儲穢物

一四四 嗜好與俗殊酸鹹

一四四 肴膾未到口先呀

一四五 豬喫料理

一四五 得意風雲快馬蹄

一四五 祇爲一人歌有慶

一四六 賭鬼顏歎

一四六 一半功名一半財

一四七 能者下流

一四七 禽獸相爭

一四七 魚龍變化

一四八 性情習慣皆在放任一方面

一四八 諷世俗語詩

一四八 速做官去

一四九

一四九

一五〇

一五〇

一五一

一五一

一五二

一五二

一五三

一五三

一五三

一五四

一五四

一五四

一五五

一五五

一五五

一五六

上台終有下台時

地棍

門上家人

此字見三字經

君在臣何敢死

朱姓名副其實

朝廷不用人而用鬼

烟消日出不見人

官吏現身說法

高等游民

三多

此地皮也

官裔

民壯何曾壯

巡丁爲卡之代表

同冠顯叟

茶壺脫底

鳥界獸界

一五七 放屁狗

一五七 流學生

一五七 游學費亦漏卮

一五八 洋進士洋舉人

一五八 實并無利於己

一五八 公自醫公卒

一五九 人不如豬

一六〇 人而狼

一六〇 人而烏

一六二 製糞機器

一六二 勸爲人父

一六三 若輩可語

一六四 無廢物有廢人

一六四 亦公民也

一六四 亦選民也

一六五 獎勵閩人

一六五 獎勵釋道

一六六 獎勵娼妓

一六六

一六七

一六七

一六九

一六九

一七一

一七一

一七一

一七三

一七三

一七四

一七五

一七五

一七五

一七六

一七六

一七七

一七七

貓有利於社會

諸蔭卿亦馬牛

無底洞

汪穰卿諷世

金仲樞謂人為慾

王又文謂儲保可語

金奇中願與古人陪對

潘安軍甘得惡名

專用洋貨者非國人

借洋盜馬桶以變法

先生不如鼠

教員晝寢

功同一將

頑鷄鷹

周明齋斷章取義

呼吸相通

某京兆又麻蓋

古贊郎多謔幾字

一七八 官之頂戴如蛋

一七九 官有奴顏奴性

一八〇 官不如丐

一八〇 狗官不僅宋搆賈

一八一 賊官盜官

一八一 官妓之比較

一八二 女有妓性

一八三 女為禍水

一八三 女為鴆為蛇

一八四 女似狐

一八五 女魅女禍與男色

一八六 女知勢利

一八六 女有機械之作用

一八七 以女姿視女壽

一八七 大人非小人

一八八 革面之革命

一八八 女為女男為男

一八八 男子似女子

一八九

一九〇

一九一

一九二

一九三

一九四

一九五

一九五

一九六

一九六

一九七

一九八

一九九

二〇〇

二〇〇

二〇一

二〇二

二〇三

二〇四

財色
 貪吝
 造弊廠
 要錢要命
 多手多腿
 漏卮
 書寓
 名帖
 中人之官銜
 能自治斯能白活
 學而優則仕
 技勝於官
 大學士驗看人才
 傅曉淵自謂像人
 今人性惡
 天良
 隱者之發聲
 文明野蠻之雜糅

二〇四	附獲逐臭	二二六
二〇五	權利之別解	二二七
二〇五	犧牲一己	二二八
二〇六	熱誠熱中	二一九
二〇六	無遠慮有近憂	二一九
二〇八	憧憬之影	二二〇
二〇八	父母之年之喜懼	二二〇
二〇九	吳理安願爲犬馬	二二一
二〇九	符稚仁極端之發財思想	二二一
二一〇	兄弟鬩於牆	二二二
二一一	妻專制妾共和	二二三
二一一	積金爲子孫	二二三
二一三	被催眠術	二二三
二一三	人似河馬野蝙蝠	二二四
二一四	願醉死不願夢生	二二五
二一四	願醉死不願夢生	二二五
二一五	四書有十先生	二二六
二一五	書堆跑馬	二二六
二一六	烟槍銘	二二七

外交	二四五	吾與子其爲牛乎	二五三
如此下臺	二四五	犬禦外侮	二五四
官金二字之別解	二四五	得天獨厚遺世獨立	二五五
官迷	二四六	冶游觀劇	二五五
官病	二四六	平等	二五六
煤氣瀰漫於官界	二四七	位尊多金	二五六
建設破壞	二四七	本官本員	二五七
無道德者由於知識之不高	二四八	同流合污	二五七
成人自儆於兒童	二四九	鄉人聞官話而生畏	二五七
萬只蟲	二四九	大騙小騙	二五八
人禽之界限	二五〇	和尚大樣	二五八
金奇中慶弔弔慶	二五一	病夫國	二五九
上海之聲	二五一	戴明軒自言所食	二五九
自謂出言必信	二五二	父子之間不責善	二五九
不識字人勿入內	二五二	學拜年	二六〇
水性愛錢	二五二	贖當頭	二六〇
深明其意	二五三	校字二音適相反	二六〇
不是東西	二五三	牛鳴馬不應	二六一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譏諷類

小半斤

黃周星字九煙。明末遺老。著有鴛鴦齋集。其小半斤謠頗足發噱。序曰。有某公善治生。市肉不得踰四兩。名爲小半斤。人遂以小半斤呼之。道人聞而歎曰。此盛德事也。不可不傳。因爲長謠紀之。謠曰。市肉市肉。震驚神人。乃公終身不飲酒。窮年不茹葷。今朝胡爲忽市肉。咄咄怪事。疇可比倫。解市肉市肉。笑聚童僕。左手提衡。右手啓櫝。有銅如金。有錢如琛。把授童僕。不覺掩淚酸心。解童僕受錢。愕眙相視。長跪請命。市肉寧幾。童曰。一斤公怒。欲捶僕。曰。半斤怒。猶未已。童僕惶恐。莫測公旨。解三。匍匐再請聽。公所云。徐伸四指。曰。小半斤。小半斤者。半斤之半。半而又半。祿已踰算。解四。僕乃前行。公尾其後。側身躡足。潛伏閭右。僕詣肉市。錢付屠手。屠方鼓刀。公突而前。曰。此我之肉。爾無我賤。屠曰。公肉敢不腆焉。

一增再增。肉重於權。小半斤名。不啻六兩。公挾僕歸。大喜過望。解五肉已至家。僕欲持去。公曰無遽。談何容易。此肉我當細區分。安得倉皇暴殄等兒戲。爲我呼鬻婢來前。此肉謹付爾。爾其善烹煎。一爲乾豆蘆祖考。二爲賓筵餉師生。三爲君庖饜我口。飫彭亨。貓鼠不得竊。犬豕不得爭。餘汁滿注缶。饌釜須令夏夏鳴。珍重小半斤。此肉良匪輕。解六市肉市肉。震驚神人。咄咄怪事。誰可比倫。我聞東海麒麟。麻姑擘脯。世莫陳。公之啖肉。毋乃啖麒麟。吁嗟乎小半斤。解七我聞古有參龍人。麤菽潛醢饗夏君。公之啖肉。毋乃膾龍肝批龍鱗。吁嗟乎小半斤。解八我聞天府之內有熊蹯豹胎猩唇。惟辟玉食罷八珍。公之啖肉。毋乃啖彼熊蹯豹胎猩唇。吁嗟乎小半斤。解九

九門八點一口鐘

都人向有九門八點一口鐘之諺。蓋都中之城門啓閉。皆以點爲號。惟崇文門以鐘。相傳崇文門地址。係一海眼。有巨龜覆其上。此門卽就龜背建立。龜示夢於司門者曰。吾負此重任。何時始去。門者語以汝聞點鳴則可去。故此門獨以

鐘爲號。此齊東野人之語也。然實有爲而發。聞因某相攬權納賄。寓崇文門內。民深惡之。造爲此謠。以門喻朝政。以點喻典刑。意謂此等權貪。非自罹法網。不能去位也。至其鳴鐘啓閉。或以國初攝政王常由此門出入故耳。

敝衣猶愛惜若此

洪文襄公承疇被擒時。太宗命范文肅公往說。文襄謾罵不已。文肅善言撫之。因與談論今古事。適梁間積塵落文襄襟袖間。文襄屢拂拭。文肅遽辭歸。奏太宗曰。承疇不死矣。其敝衣猶愛惜若此。況其身耶。

洪公果死耶

洪承疇降時。方暄傳揚州史可法實未死。當時就義者僞也。洪與史交最密。初欲救之。不及。恆引爲憾。當時擾亂之際。亂事紛起。吳中孫兆奎其一也。孤軍被陷。執送南都。時洪當國。知孫至。與談舊侶。并盛獎新君。便問及史。曰。公在兵間。審知故閣部史公果死耶。抑未死耶。孫曰。經畧從北來。審知松山殉難。故督師洪公果死耶。抑未死耶。洪大慚。惟面色不紅。時人謂洪之臉皮。乃革製者。孫卒。

遇害

識公時目故有疾

益陽郭天門都賢嘗薦舉洪承疇。洪降本朝後。出而經略西南。謁郭於山中。郭故作目昧狀。洪驚問之曰。君何時得目疾耶。郭曰。始吾識公時。目故有疾耳。洪默然。

吾君吾仇

有爲洪承疇作頌者曰。滅吾君者吾仇也。滅吾仇者吾君也。

前後兩行狀

明崇禎壬午。松山被陷時。京師傳聞洪承疇已死。思宗輟朝。賜祭十六壇。其子弟在京師者。成服受弔。撰行狀送諸公卿矣。方祭第九壇。而生降之信至。遂罷祭。而行狀已傳人間。順治甲申。從入關。爲內院大學士。次年。出而經略江南諸省。逋寇以次削平。復再出。經略楚粵滇黔諸省。東南底定。皆其功也。歸朝一年。乃卒。其家再成服受弔。撰行狀。不復敘前朝事。但自佐命入關起。有好事者嘗

得其前後兩行狀訂爲一本焉。

入洛紛紜興太濃

常熟錢謙益字牧齋。明萬歷庚戌科探花。以詩文鳴海內。居恆自命。登黃閣。修青史。爲必得之事業。乃終明世。官不踰禮尙。入國朝。爲禮部侍郎。命修明史。而夙願漸償。乃未幾。牽連黃毓祺詩詞一案。被逮放歸。於是縱情詩酒。與柳如是遺懷風月。著初學集有學集。潦倒以終。

牧齋嘗游虎邱。見壁間題詩云。入洛紛紜興太濃。尊鱸此日又相逢。黑頭已自羞王衍。青史何曾用蔡邕。昔去幸寬沉白馬。今歸應悔賣盧龍。最憐攀折章臺柳。撩亂秋風問阿儂。卽譏其出處者。不憚者久之。

君恩臣節

錢牧齋降後嘗揭一聯於門。聯爲君恩深似海。臣節重如山。二句。後有人於聯下各添一字云。君恩深似海矣。臣節重如山乎。

當與前朝人序齒

黃葉道人潘班嘗呼錢牧齋爲兄。錢怒且笑曰。老夫今七十餘矣。時潘已被劄。昂首曰。兄前朝年歲。當與前朝人序齒。不應闖入本朝。若本朝年歲。則僕以順治二年生。兄以順治元年五月入大清。僅差十餘月耳。唐詩曰。與君行年較一歲。稱兄自是古禮。君何過貴耶。

打你這傾國傾城帽

錢牧齋嘗具滿洲冠服出門。途遇一叟。以杖擊其首曰。我是個多愁多病身。打你這傾國傾城帽。帽與貌同音。蓋竄易西廂詞句也。

點妝巾帽俱新樣

柳如是本姓楊。名愛。嘉興人。初爲錢牧齋之侍姬。後改繼室。稱夫人。柳舊藏古鏡。蓋唐時物。鏡背鐫銘辭曰。日照菱花出。臨池滿月生。君看巾帽整。妾整點妝成。徧徵名流題詠。查他山金陵雜詠一絕曰。宗伯匿清世莫知。菱花初照月臨池。點妝巾帽俱新樣。不用喧傳鏡背詩。言外之指。婉而彌諷。

逸居無教老而不死

錢牧齋罷官歸。乃自題其所居曰逸老堂。有滑稽者爲之題一聯云。逸居無教。則近老。而不死是爲。

小遺泰山峯側

吳人有爲正錢錄者。攻摘錢牧齋不遺餘力。吳江計甫草東戲語客曰。僕自山東來曾遊泰山。登日觀峯。神志方悚慄。忽欲小遺。甚急下山。且四十里。不可忍。乃潛匿而溺於峯之側。恐得重罪。然竟無恙。何也。泰山至大且高。人溺焉者衆。泰山不知也。客躍起大罵。吳梅邨聞之。頗是計言。

何科舉人幾甲進士

錢牧齋長子名孫愛。性懦而迂。其居在常熟東城。與海防同知署鄰比。防署火。延及內衙。同知倉猝出。暫借錢廳小憩。孫愛出迎。始亦無失禮。及坐定。便問老父臺何科舉人。第幾甲進士。同知滿人。非由科甲。囁嚅未有以應。一吏從旁微語。係某旗下某堡人。孫愛不語。未待茶。便拂衣進內。遂不出。同知大窘而去。

一半清朝一半明

太倉吳梅村祭酒偉業。以明臣降本朝。當被召時。三吳士大夫皆集虎邱。會餞之。酒半。忽有少年投一函。啓之。乃絕句一首。詩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語婁東吳學士。兩朝天子一朝人。舉座默然。

姓朱的有甚虧負你

順治初。有張某。以善疊假山。人共禮之。不以石工相遇。一日。吳梅村赴某家宴。會張亦在座。優人進院本。請點戲。吳命演爛柯山。蓋以劇中有張石匠。欲以相戲也。伶人唱張石匠諱張爲李。吳點首笑曰。甚有竅。後演至張別古寄書。有曰。姓朱的有甚虧負你。張搖首曰。此太無竅矣。吳不覺面赤。

可惜故夫曾未識

計甫草以和錢塘陸麗京圻無題詩六首呈吳梅村。於其出處。備極譏刺。詩云。廣庭長恨月明多。小立闌干蹙黛蛾。膽怯幾回看瘦影。夜深偷自試新歌。依稀斗帳人雙宿。恍惚靈風雁獨過。可惜故夫曾未識。嬾居空有淚如波。半額長眉學畫成。臨妝私許意盈盈。高樓柳暗誰相待。別浦鶯歸空復情。團扇舊經郎眼

見鏡臺還照妾心明。最嫌寂寞銀燈上。挑得雙花落。又生邊風吹。落到炎洲。歲歲音書滯。遠游妾夢長。隨庾嶺外。歡聞翻隔楚江頭。眞成薄命原無怨。便祝他生是莫愁。俛仰阿婆衰鬢。可憐自小教筌篲。憶年十二。正調妝短髮。穆穆覆額長。多摘桃花嬌。醜面滿。裁蝶點羅裳。同心早結青陵樹。再笑笑。差依白玉床。自擣守宮雙約腕。不煩夫婿重堤防。嫁衣疊疊不勝秋。深鎖空箱怕見愁。但得迴身邀半席。敢辭碎首墮層樓。梁間棲燕慚孤女。門外藏烏學並頭。一任東鄰新少婦。櫻花永巷鬪藏鈎。不勝幽怨却生疑。又見楊花滿地吹。小妹生男良宴會。阿姨新寡又于歸。一時輕薄橫相誘。幾度踟躕不自持。日暖游絲爭入戶。轆轤腸內有誰知。

糟糠之妾

計甫草故貧士。嘗置一妾。晨夕設食。惟粗糲而已。其夫人張氏諱之曰。古聞糟糠之妻不聞糟糠之妾。如何。

山川滿目不勝情

華亭金天石。明諸生。以詩文名一時。順治間。以隱逸徵不起。時論高之。時松郡人文最盛。奉錢牧齋爲盟主。錢亦屢至松。一日。舟次白龍潭。諸名士方趨送錢。天石忽投以一詩云。畫舫滄江載酒行。山川滿目不勝情。朝元一閉千官散。無復尙書舊履聲。錢得詩默然。卽日解維去。

演躍鯉

金天石嘗客江寧。適合肥龔芝麓尙書鼎孳大會詩人於桃葉渡。天石與其列。伶請演劇。天石命演躍鯉。舉座失色。蓋龔自登第後。娶名妓顧橫波爲妾。衣服禮秩如嫡。故天石以棄妻譏焉。龔大不懌。而天石殊不顧。黃昏大雨。將散車馬。咽聞天石坐門限上。脫襪徒跣。了無忤色。徐徐去。

妾亦能作葛嫩

龔芝麓嬖顧橫波甚。然時爲所制。一日。有僕以事至橫波室。語笑間。龔排闥入。疑其有私。謂僕無禮。罰令長跽。及龔出。橫波閉戶大哭。以長齋禮佛不欲接見。相要。龔再三勸慰。終不啓扉。大窘。適錢牧齋以事至金陵。乞其作調人。橫波曰。

渠能作孫孝威。則妾亦能作葛嫩耳。錢嗒然。

兵部尙書接駕

世祖入關。明兵部尙書某亦在迎降之列。後官浙中。赴讌西湖。令人演闖賊破都事。一人執手板跪伏道傍。自唱臣兵部尙書某迎接聖駕。某悵然。

能騎否

堂邑張蓬玄名鳳翔。明之尙書也。入國朝。爲大司寇。年七十餘矣。一日侍宴。下階而仆。世祖命內侍掖之以行。出長安門。尙有詔追問能騎否。徐諷令以禮致仕。遂進所撰禮經樂經而去。

清明時節兩紛紛

某生。明末人也。其叔某。以明臣而仕國朝。某見其叔之變節。時有訕笑。一日。家宴。某忽倡言行酒令。首句須物件。次古人名。一後句用千家詩改一字。首坐者唱曰。我有一張床。送與張子房。張子房不要。甚麼不要。春色惱人眠不得。次者曰。我有一把扇。送與曹子建。曹子建不要。甚麼不要。剪剪輕風陣陣涼。次卽

輪至某。某曰。我有一縷纓。送與我叔親。至此衆人羣起詰問。謂不應以今人插入。某生曰。我叔爲明人。而服清官。非古人而何。衆無言。乃又續曰。我叔親不要。甚麼不要。清明時節兩紛紛。叔聞之大慚。

一隊夷齊下首陽

明末諸生入本朝。有抗節不就試者。後文宗按臨出示。山林隱逸有志進取。一體收錄。諸生乃相率而至。或爲詩以嘲之曰。一隊夷齊下首陽。幾年觀望好淒涼。早知薇蕨終難飽。悔殺無端諫武王。及進院。以桌橈限於額。仍驅之出。人即以前韻爲詩曰。失節夷齊下首陽。院門推出更淒涼。從今決意還山去。薇蕨堪嗟已喫光。

奇怪癡怪

崑山歸處士莊。與顧亭林齊名。時有歸奇顧怪之目。後華亭陸鳴字日爲。工畫。與同里嚴載齊名。亦稱陸癡嚴怪。蓋士大夫浮沈里閭。其制行稍岸異者。未有不爲流俗人所譏諷者也。

天明應讀汀芒

顧亭林西游主李天生家。一日亭林臥未起。天生謂之曰。汀芒矣。亭林愕然。天生曰。子好講古音。尙不知天應讀汀。明應讀芒耶。亭林爲之大笑。蓋譏其嗜古之不可泥古也。

薰蕕不同器而藏

崑山徐乾學被議放歸。欲聘潘次耕於家。而顧亭林馳書尼之。其詞甚激。至云。彼之官彌貴。客彌多。便佞者留。剛正者去。今且欲延一二學問之士。以蓋其羣醜。不知薰蕕不同器而藏也。吾以六十四之舅氏。主於其家。見彼蠅營蟻附之流。駭人耳目。至於徵聲發色。而拒之。僅得自完。

茸城行

馬進寶爲江南提督。駐松江。愛結名流。有諸生窘迫。獻馬春聯曰。漁陽老將多回席。魯國諸生半在門。馬武人不知其用。唐人語也。大喜。贈千金。在江南暴斂。橫征窮奢極侈。吳梅村賦茸城行以刺之。

鐵面糟團

順治庚寅辛卯間。秦世楨巡按江南。有鐵面之稱。繼之者李成紹。安靜無爲。惟日飲亡何而已。人目之曰糟團。有改崔護人面桃花句。粘於牆云。去年今日此門中。鐵面糟團兩不同。鐵面不知何處去。糟團日日醉春風。

原來貨殖是家風

順治丁酉江南鄉試。得人最盛。如張玉書馬世俊陸燦趙炳。皆一時名下士。題爲子貢曰貧而無詔。全章乃下第者橫加誹語。爲作黃鶯兒詞一首以譏之云。命意在題中。輕貧士。重富翁。詩云子曰全無用。切磋欠工。往來要通。其斯之謂方能中。告諸公。方人子貢。原來貨殖是家風。

胡桃滋味

金人瑞以哭廟案被誅。當棄市之日。作家書託獄卒。寄妻子。獄卒疑有謗語。呈之官。官啓緘視之。則見其上書曰。字付大兒看。鹽菜與黃豆同喫。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傳。我無遺憾矣。官大笑曰。金先生死且侮人。

候缺相公

益都孫相國廷銓。字道相。嘗以大學士居憂。既三年。入都。報部起服。朝士笑之。目爲候缺相公。

闕里侯

李笠翁。名漁。工揣摩。走聲勢。取重於時。能以術籠取人贊。嘗作奈何天傳奇。先出上半本。其所云闕里侯者。衍聖公也。扮演醜惡。備極不堪。衍聖公患之。賂以重金。復出下半本。則所謂闕里侯者。已獲神佑。完好如常人矣。

帝王卿相爲傀儡

尤西堂舍人侗。嘗以達賴喇嘛驕縱。皇族喜唱戲。某且結闈豎納賄鬻官也。而嫉之。乃作聯云。世界小梨園。率帝王師相爲傀儡。二十四史演成一部傳奇。佛門大養濟。收鰥寡孤獨爲邱尼。億萬千人遍受十方供給。

手脚眼頭口牙

明末京師有驟行牙人某甲。工辭令。善鑽營。鼎革後。附睿王。多爾袞勢致富。爲

二子營謀得官。稱封翁矣。適新屋落成。徧觴朝士。萊陽宋荔裳按察琬亦與焉。酒罷。某甲招諸客遊後園。園未畢工。壁有一孔。客訝之。或告曰。此手脚眼也。匠人以磚累垣。垣內外皆有匠。稍高。卽彼此授受甚艱。故於壁間留一孔。以便遞物。京師人謂之手脚眼。荔裳聞之。忽曰。吾得確對矣。衆詢之。曰。頭口牙也。蓋北人謂驪馬爲頭口。故以是諺之。衆皆粲然。

金剛本是一團泥

吳三桂王滇時。建功德廟成。指泥塑四大金剛爲題徵詩。按察使某素忤三桂。吟曰。金剛本是一團泥。張牙舞爪把人欺。人說你是硬漢子。你敢同我洗澡去。三桂惡其刺己也。殺之。

才難自古信其然

康熙己酉。簡某督學江南。初試江北諸郡。案出。輿論譁然。士子卽以試題作詩云。才難自古信其然。知我何須更問天。斷斷不能容一技。優優還要禮三千。貧而樂者甘從井。富可求乎願執鞭。夫子宮墻高數仞。故人樂有父兄賢。簡聞之。

逐闕文者某某。自是所取皆孤寒士矣。

天爲門客

大倉王太常子孫多而賢。康熙庚戌。顯庵麓臺甫弱冠。皆捷春闈。泥金報至。適吳梅村祭酒在座。戲曰。君家門下清客當爲蒼蒼者天耳。太常大愕。吳曰。承主人意旨而善於迎合者。惟門客耳。今日之天。得毋類是。

五老

閩人呼酒曰老。新舊慶白行。五種酒名也。閩人謂酒醅以火再焙者爲慶。康熙甲寅靖南王耿精忠反。濫授僞官人亦謂之五老。卽借酒名以諷之前朝舊官。重出仕者曰舊老。舉貢生監新入仕籍者曰新老。現任官從逆者曰慶老。輸財入官者曰白老。微官徒行者曰行老。

笑殺兩家劉備

康熙乙卯。長汀黎士弘官甘山。甘山各鄉春秋賽會。均奉劉先主爲案神。兩鄉之賽者。偶爭道後先。互鬪於縣。控詞稱彼家劉備欺我家劉備。黎大笑。各扑其

首事而遣之。並書洛陽春一詞云。笑殺兩家劉備空。爭閒氣一身。且自不相容。還要桃園結義。多是小人生意。有何干係。輕輕十板各歸家。還算縣官省事。

輸粟采薇

康熙丁巳戊午年。入贊得官者甚衆。繼開博學宏詞科。隱逸之士爭趨。輦轂姜西溟太史有句曰。北闕已成輸粟尉。西山猶貢采薇人。一時以爲實錄。

終南山下草連天

康熙己未詔開博學宏詞科。常熟吳蒼符龍錫有偶成二首嘲之云。終南山下草連天。神教猶慙古史箋。到底不曾書鵠板。江南惟有顧書年。人即舉也薦雄徵牘挂衡門。欽召金牌插短轅。京兆酒錢分賜後。大家攜釀衆春園。

進士與鬼二而一

康熙己未博學宏詞科。取中者五十人。高等者授官過優。遂爲甲科所醜。詆曰。爲野翰林。而宏博之詆甲科。亦不遺餘力。尤展成檢討。伺題鍾馗像曰。進士也。鬼也。鬼也。進士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博學宏儒本是名

慈谿鄒寒村太守梁。見康熙宏博開科之雜流競進也。嘲以詩。其一云。博學宏儒本是名。寄聲詞客莫營營。比周休得尤臺省。門第還須怨父兄。其二云。補牘何因也動心。紛紛求薦竟如林。總然博得虛名色。袖裏應持廿四金。

勝國君臣也皺眉

宏博科之初開。以議修明史始。主司爲寶坻杜文端。高陽李文勤。益都馮文毅。崑山葉文敏。四公有以詩諷之者。曰。自古文章推李杜。而今李杜實堪嗤。葉公情懂遭龍嚇。馮婦癡狀被虎欺。宿構零駢璇玉賦。失拈落韻省耕詩。試闕爲嫌

許者耕

若教修史眞羞死。勝國君臣也皺眉。

商容改姓

康熙己未。聖祖詔修明史。鄆人之與其役者。人知有萬氏季野與其兄子九沙。太史經五河太守言及姜西溟耳。而教諭左臣黃實亦從事祕書。並參明史館務。教諭古文有盛名。其爲人疏散。任本色。最重名節。同縣周鄆山徵君容。明遺

民也。志行孤貞。皎然塵表。願以名高。未絕酬應。教諭累諷之。一日忽諧之曰。商容易代。受武王表閭之寵。赴謝鎬京。道逢伯夷。勸其改姓。信有之乎。徵君笑不答。

夷齊陸續到皇畿

鄭寒村與潘次耕。遇於柯都諫家。鄭以夷齊陸續到皇畿。日向朱門乞蕨薇。一絕嘲潘。潘和韻答曰。蒲東回首思依依。欲向關西心事違。輪卻櫻桃紅一點。春風重著繡襦歸。潘詩所使之事。切合鄭姓。每句皆然。

妾等願守西山之節

長洲汪琬字鈍翁。以應康熙己未博學宏詞科。入翰林。居京師。遣人南歸。迎其兩妾。兩妾皆不行。曰。此老宦興方濃。妾等卻願守西山之節。同年諸名士爲別。納一姬。王漁洋戲作花燭詞。有云。羸女吹簫引鳳雛。莫將繖素怨狂夫。似聞一語分明寄我兒。猶憐况老奴。蓋調之也。

貽誤後學

毛西河嘗與閻百詩論地理。語多穿鑿。百詩太息曰。汪堯峯私造典禮。李天生杜撰故實。毛大可割裂經文。貽誤後學不淺。

澄清海甸保障東南

康熙朝商邱宋牧仲舉撫吳十九年。嘗修滄浪亭。刻滄浪亭小志。又修唐伯虎墳。然似有不慊輿情處。其撫署東西兩轅門榜曰。澄清海甸保障東南。時有加三字成聯句云。澄清海甸滄浪水。保障東南伯虎墳。宋嘗自題滄浪亭聯曰。其知心似水安見我非魚。或改水爲火。改魚爲牛。暗合其名。亦堪一噱。

綠林昨夜繞官街

于清端公成龍撫直隸。築長牆於大道以禦響馬。後以勞民罷之。趙恆夫有詩諷之曰。百里長牆攔賊馬。綠林昨夜繞官街。

何不出家

吳蘭次太守綺嘗遊廣州。有僧大油者。日奔走於諸貴之門。一日語吳以應酬雜運不堪其苦。吳笑應之曰。既以爲苦。何不出家。

賜水晶烟管

聖祖不飲酒。尤惡吸煙。溧陽史文靖海寧陳文簡兩公皆酷嗜淡巴菰。不能釋手。及南巡。駐蹕德州。聞二人之嗜也。特賜水晶煙管以諷之。偶呼吸。火燄上升。爆及唇際。乃懼而不敢用。遂傳旨禁天下吸煙。

寧不食兩廡特豚

朱竹垞太史晚年自訂詩集。不刪風懷一首。曰。寧不食兩廡特豚也。袁子才曰。竹垞果刪此詩。豈真得廡兩廡。卽竹垞亦非真有此意。蓋以典禮太濫。甚有名行無效。附會性理數言。遽與程朱並列者。竹垞恥之。託詞自免。蓋意在譏時耳。

相公紙尾之學

李文貞公光地幼工舉子業。好爲坊社選文。嘗自誇其明文前選之精。曰。一鄉一國。士子有能熟於此者。可永免兵水之災。全謝山痛詆之。謂相公紙尾之學。所以成中和位育之功者。盡在於此。

何不開齋

朱相國平涵嘗館一貴人家。其人奉齋。一日怒庖人。凡易十餘品。俱不稱意。朱笑謂之曰。何不開齋。

嘲灼文

平湖錢起隆有所著制藝一卷。名採芳集。皆摘四書中豔麗字句。游戲成文。嘻笑怒罵。無所不有。如灼字題文云。宿瘤也。以爲仙姬。姣僮也。以爲嬌客。在媒或以衆見共聞。尙存廉恥。而灼乃備極其形容。優隸也。以爲俊秀。貧窶也。以爲豪華。在媒早以微言溫語。任意相欺。而灼乃更從而點綴。又云。本以婦人輕信之耳。灼復鼓彼如簧。遂使母氏專權。父雖欲禁之而不得。本以深閨獨處之嬌。灼竟誘諸觀面。遂使高堂未許。女先遙慕之。而如迷。灼之巧者。意僅切於肥囊。灼之拙者。幻亦生於閱歷。儻以彼列諸冠蓋。卽蘇張遊說之儔。灼之老者。口舌旣堪惑女。灼之少者。容貌并可悅男。故以彼略試逢迎。遂諧秦晉婚姻之好。

兩三杯水作波濤

丹徒相國張文貞公玉書旣告歸。一日偶步村中。見一家方祝壽。高懸某太史

所書壽聯。近前。睨而視之。某見其衣冠古樸。問曰。汝何人。答曰。詩翁。某訝然曰。汝能詩乎。乃以水吊子命題。令立詠。文貞援筆立成云。腰圓腹扁土沙包。纔上紅爐氣便豪。小物不堪成大器。兩三杯水作波濤。某大慚。乃俯首謝罪焉。

不羣終恐太分明

蔡琬。字季玉。高文良其倬之夫人。綏遠將軍毓榮之女。尙書珽之妹也。濡染家學。能詩詞。兼通政術。文良歿。歷中外。宦轍所隨。輒爲代撰疏檄。文良撫蘇。屢爲總督某所傾。而文良卓然孤立。終不附和。偶詠白燕。得句云。有色何曾輕假借。對屬未就。搆思久之。夫人詢其故。具以告。乃代對曰。不羣終恐太分明。蓋風之也。夫人詩集不傳。世僅傳其九華寺一章曰。蘿壁松門一徑深。題名猶記舊鋪金。苔生塵鼎無香火。經蝕僧廚有蠶蟬。赤手屠鯨千載事。白頭歸佛一生心。征南部曲今誰是。剩有枯禪守故林。蓋毓榮罷吏議後。棄家入空門。九華寺卽其卓錫處。故詩云然。

烏盡弓藏兔擒狗殺

世宗之卽帝位也。年羹堯實與有大功。故羹堯得罪時。自訟疏中。首云。臣功最高。臣罪最重。憶自先皇帝升遐之日。臣首蒙皇上特擢。比時宮闈未靖。西醜跳梁。內多跋扈。鼯尾之虞。外有不服。不臣之懼。臣於斯時。不惜身命。與參密勿。俾天下享太平之福。誠如明旨云云。中言鳥盡弓藏。兔擒狗殺。末謂雖欲臣死。不得不死。獨奈何。被以惡名。而死以九族。恐有乖天地之和。

以冠加之於首爲妙

張文和公廷玉事高宗久。與鄂文端公爾泰同官十餘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語。鄂有過。必微語諷之。鄂嘗於暑日脫帽乘涼。宅宇湫隘。環視曰。此帽置於何所。張徐笑曰。還以加之於首爲妙。鄂不怡者數日。

烟勿多吸

武進劉文定公綸。少貧。至絕食。嘗以竹烟筒乞烟草於鄰。鄰諂曰。烟消食。勿多吸也。

文不足一寓目

桐城方望溪侍郎苞以古文自命。有不可一世之概。臨川李穆堂侍郎紱輕之。望溪嘗攜所作曾祖墓銘示穆堂。纔閱一行。卽還之。望溪恚甚。曰。某文竟不足一寓目乎。曰。然。望溪益恚。請其說。穆堂曰。今縣以桐名者有五。桐鄉。桐廬。桐柏。桐梓。不獨桐城也。省桐城而曰桐。後世誰知爲桐城者。此之不講。何以言文。望溪默然者久之。然卒不肯改。金壇王若霖嘗言望溪以古文爲時文。以時文爲古文。論者以爲深中望溪之病。錢竹汀亦不滿之。

先生不愧稱本朝第三人

錢塘龔明水嘗謁方望溪。望溪議論風發。龔拱聽久之。避席贊歎曰。先生不愧稱本朝第三人矣。望溪矍然。問第一第二何人。龔徐曰。貴老師安溪先生。令兄百川先生。非與。望溪默然無以應。

將軍提防提防

粵中莊尙書有恭。幼有神童之譽。家鄰鎮粵將軍署。時爲放風箏之戲。適落於將軍署之內宅。莊直入索取。諸役以其幼而忽之。未及阻其前進。將軍方與客

對奕。見其神格非凡。遽詰之曰。童子何來。莊以實對。將軍曰。汝曾讀書否。曾屬對否。莊曰。對小事耳。何難之有。將軍曰。能對幾字。莊曰。一字能之。一百字亦能之。將軍以其言之大而誇也。因指廳事所張畫幅而命之對曰。舊畫一堂。龍不吟。虎不嘯。花不聞香。鳥不叫。見此小子可笑可笑。莊曰。卽此間一局棋。便可對矣。應聲云。殘棋半局。車無輪。馬無鞍。砲無烟火。卒無糧。喝聲將軍。提防提防。

上佛骨表者亦信佛

周文恭公煜以乾隆庚辰典閩試。陛辭。召問颶風及天后顯應事。高宗笑曰。爾輩是上佛骨表者。亦信佛耶。

九流三教

舉人大挑。始於乾隆丙戌科。吏部新議選法。一等用知縣者。又借補府經歷直隸州州判散州州判縣丞鹽大使藩庫大使凡九班。二等以學正教諭用。借補訓導。凡三班。時謂之九流三教。

胸中烏黑口明白

滿人多工於應對。某有戲贈四品宗室某聯云。胸中烏黑口明白。腰際鵝黃頂

暗藍。

黃色以紫黃爲最貴。杏黃次之。鵝黃又次之。黃帶子竹鷓黃宗室之腰帶皆鵝黃包。

戲無益

錢塘徐文穆公本予告歸杭州。適里中社事正盛。晝夜相競。有戲場數處。各以臺上燈聯求書。卻之不可。乃大書曰。防賊防奸防火燭。費錢費力費工夫。復書一扁曰。戲無益。衆噓其意。遂止。

以瞶瞎稱官

黔中苗人私稱官府曰瞶。粵西稱官曰瞎。稱官府之僕從皆曰老爺。各衙門曰朝廷。瞶瞎之稱。殆春秋一字之譏歟。

麪糊軍機

軍機處章京一職。必以下筆千言倚馬可待者承充。凡面奉諭旨發下之摺。俱由大臣折角以爲暗記。如何則議奏。如何則照請。章京一一分別擬稿。經王大臣過目合格者。用筆加一圈於紙背。交原人贍正。然後黏諸摺面。其自揣庸陋

者。惟持麪糊罐以俟。一一黏之。事畢。乃相率退出。時人遂有麪糊軍機之號。

刑部四無

諺曰。刑部四無。謂門無扁。堂無點。官無錢。吏無臉也。

卓爾人停問字車

蔣心餘袁子才秦大士嘗集尹文端公署中聯句。蔣先成云。卓爾人停問字車。尹曰。此教官請客詩也。君詩才氣橫絕。而時有疵累。尙坐不精思耳。

合先後天而畫袁子才

袁子才請羅兩峯畫像。因不甚似。以像寄還。並寓以書曰。家人目中之我。一我也。兩峯畫中之我。一我也。或我貌本當如是。而當時天生之者之誤耶。又或者今生之我。雖不如是。而前世之我。後世之我。焉知其不如是。故兩峯且舍近圖遠。合先後天而畫之耶。家人既以爲非我矣。藏於家中。勢必誤認爲竈下執炊之叟。門前賣漿之翁。且拉雜摧燒之矣。兩峯居士既以爲似我矣。若藏之兩峯處。當必推愛友之心。自愛其畫。將與鬼趣圖冬心龍泓兩先生像。共薰奉珍護。

於無窮。故不敢自存。託兩峯代存。

附庸風雅小名家

蔣心餘臨川夢隱。奸一折。寫陳眉公上場。有一七律。調笑眉公。謔而近於虐矣。詩云。妝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終南捷徑無心走。處士虛聲盡力誇。獮祭詩書充著作。繩營鐘鼎潤煙霞。翩然一隻雲間鶴。飛去飛來宰相衙。論者謂心餘譏仲醇太過。不知心餘乃借仲醇以誚袁子才耳。所云年未四十。焚棄儒冠。自稱高隱。試思仲醇何曾不應科舉。實卽趙雲翼控詞之先聲也。

後堂恐有未眠人

尹文端久督兩江。袁子才以門生。故時得出入節署。與文端唱酬無虛夕。而文端多姬侍。袁嘗戲以詩曰。才高湧出筆花春。韻自天然句自新。吟至夜深公自愛。後堂恐有未眠人。

能知味也否

袁子才詠筋詩云。笑君攫取忙。送入他人口。一世酸鹹中。能知味也否。

福驢

乾隆朝。長白福。大宗伯慶工詩。由熱河回都城時。謁成邸。成叩其新製。宗伯以途中卽事對。內有蟹螯驢背舞。蟬翼馬頭吟之句。成戲曰。古有崔鴛鴦。鄭鷓鴣。君其福驢乎。

忘己

李元亮。昭信伯永苞五世孫。乾隆時。任兵部尙書。性剛毅。聰慧過人。背誦兵馬名籍。一字無遺。遇事多當上意。嘗以籍隸漢軍爲恥。輒於儔人廣衆中。訐漢軍之短。頗中其失。一日。復縱談不已。和恭王笑曰。公言良確。然忘己矣。李嗒然而退。

刺時文

吳江徐靈胎有權奇倜儻之名。年將八十。猶談論風生。門臨太湖七十二峯。招之可到。有佳句云。一生那有眞閒日。百歲仍多未了緣。自題墓門云。滿山靈草。仙人藥。一徑松風處士坟。靈胎有戒賭戒酒勸世道情。語雖俚。恰有意義。刺時

文云。讀書人。最不齊。爛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爲求才計。誰知道變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道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那一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裏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嘖嘖。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孤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算是百姓朝廷的晦氣。

故交爲孔孟

某司空督學中州。好出搭題。防勦襲之弊。致經文多割裂。法時帆學士惡之。後復督學楚中。往辭法。法多所獎譽。某心喜。臨行時。送至中庭。曰。楚中有一故交。代爲諉誣可乎。某詢其姓氏。法曰。孔孟二夫子著述已千載。請公勿將其文再行割裂也。

既富何加

乾隆某科會試。有某舉人。固稱富於時者。以夾帶被搜。枷號於貢院前。其同年友嘲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不識字者樂

紀文達公。陶官翰林時。一日草制。以苦思不就。負手巡廊行。聞鼾聲。迹之。則一老軍臥廊下。擊以筴而醒。因詢之。曰黑甜鄉之游。樂乎。答曰。樂。乃以筴示之。令其認字。答曰。不識。紀乃曰。人生識字憂患始。汝不識字。樂莫甚焉。

個個草包

某總兵。予告歸里。大起第宅。請於某名士。乞書堂匾。乃爲書竹苞堂三字。蓋總兵不知書。家中皆紈袴子弟。目不識丁。故以個個草包諷之也。

活佛成死鬼

乾隆庚子。西藏活佛來朝。供張極盛。居雍和宮。遠近僧徒參謁者。日以千計。活佛高坐跏趺。無少動也。未幾。以出痘死。有好事者。贈以輓聯云。渺渺三魂。活佛竟成死鬼。迢迢萬里。東來不見西歸。又有贈之者云。紅豆相思。活佛變成死鬼。曇花一現。北京卽是西天。

補子胡同

清稗類鈔

謔諷類

三三

稗 三十四

和珅當國一時朝士趨之若鶩。和每日入署。士大夫之善奔走者皆立伺道左。惟恐後期。時稱爲補子胡同。以士大夫皆衣補服也。或以詩嘲之云。繡衣成巷接公衙。曲曲彎彎路不差。莫笑此間街道窄。有門能達相公家。

貪墨之風至此

和珅嗜書畫。一日在直廬。手持水墨畫軸。適爲韓城王文端公杰所見。審視久之而言曰。今日貪墨之風。何竟一至於此。

錢可通神

古文王課者。多用錢以定奇耦。因名曰金錢課。是筮法之變。非京房易傳之錢卜也。或有以問金匱錢梅溪者。答曰。錢可通神。自然靈驗耳。

不能搬運到黃泉

元人弔脫脫丞相云。百千萬貫猶嫌少。堆積黃金北斗邊。可惜太師無腳費。不能搬運到黃泉。乾隆末。和珅益驕富。或以此詩書其門。大索不得。未幾遂敗。

雙黃鴛不稅錢

蘇州滄墅關之權吏。例由內務府司員充之。乾嘉時。其缺最腴。有日進斗金之謠。蓋稽察嚴。收稅苛。過客無一能免也。或爲詩譏之云。落日停機一水前。行人爭道使君賢。雲間縱有雙黃鵠。飛出吳關不稅錢。

打兔子

畢秋帆制軍爲陝西巡撫時。幕賓大半有斷袖之癖。一日。畢忽語云。快傳中軍參將。要鳥鎗兵弓箭手各五百名。進署伺候。或問何爲。曰。將署中所有兔子。俱打出去。時嘉定曹習菴學士仁虎以丁內艱游秦。爲關中書院山長。曹與畢有連。恆后節署。畢偶於清晨詣其室。學士正酣臥。尙未啓門也。見門上貼一聯云。仁虎新居地。祥麟舊戰場。畢笑曰。此必錢獻之所爲也。後畢移鎮河南。幕客之好如故。畢又作此語。或正色謂之曰。不可打也。問何故。曰。此處本是梁孝王兔園。畢復大笑。

詩人固如是乎

汪容甫爲諸生時。肄業揚州安定書院。山長沈編修祖志好爲詩。往往詫示座

客。一日宴會。酒酣。出詩示客。客譽之。不絕口。次至容甫。容甫擲不觀。大言曰。公爲人師。不以經世之學。詔後進。而徒沾沾言詩。詩卽工。何益於生民。况不必工耶。沈夙負時名。聞言。慍曰。僕雖不賢。猶若師也。師可狎乎。容甫復摘三百篇疑義叩之。沈面赤。不能答。容甫撫掌曰。詩人固如是乎。拂衣大笑出。一座驚忤。不知所爲。

得吾罵亦大難

汪容甫饒口辨。好罵當代盛名之人。聆之者輒掩耳疾走。或規之。應曰。子謂吾喜謾罵人乎。人得吾罵。亦大難。或言吾罵某某不通者。妄耳。彼方苞袁枚輩。吾豈屑罵之哉。

肯作詩便是名家

海豐張穆菴映璣。嘗爲兩浙鹽運使。性滑稽。與人談話。輒以諧謔出之。嘉慶丙辰三月。與阮文達公元秦小峴侍郎瀛謝方伯啓昆同遊西湖。卽席賦詩。張惟默坐他席。笑曰。公等皆起家科第。自能吟詠。余雖納貲入官。乃亦有句。可求教。

否。因朗誦曰。春來老腿酸於醋。雨後新苔滑似油。合座稱善。謝語之曰。君肯作詩。便是名家矣。

論詩擇地擇人擇時

大興翁覃溪閣學方綱。負儒林重望。文士咸樂就之。一日。與劉芙初吳蘭雪李蘭卿同居詩境軒中。互坐談詩。忽閣人持柬入報。有客求見。已闖入外廳矣。因聞有客在內談詩。卽拂衣逕去。同人皆嘿然。覃溪笑曰。我數日前。甫聞客談一事。今正可爲諸君述之。杭州湧金門外社廟下。多泊漁舟。比有漁人夜深。聞祠中人語嘈雜。似有人控訴聲。神呵曰。何物野鬼。敢辱文士。當笞。又聞剖訴曰。月明人靜。幽魂暫游水次。聊解窮愁。此二癡措大。刺刺論詩。衆皆不解。厭聞引退。則有之。未敢觸犯也。神默然良久。曰。論詩雅事。亦當擇地擇人。先生休矣。俄見祠中燐火絡繹而出。遙聞吃吃笑聲不已。方今青天白日。似不宜有此。語君若當清夜。則毋寧慎之。免死鬼厭聞也。蘭雪曰。誠如是言。則不但擇人擇地。並須擇時。世路愈窄。人多於鬼。可若何。覃溪曰。我所言戲之耳。若吾子所言。則狂奴

故態也。夫癡不過招厭。狂則必招忌。人誠多於鬼。吾子既不能超出世路。則無寧慎之。免使鬼笑人也。

畢不管福死要陳到包

畢沅任兩湖總督時。福寧爲巡撫。陳淮爲布政。三人朋比爲奸。畢性迂緩。不以聽政爲事。福陰刻。廣納苞苴。陳則摘人瑕疵。務使下屬傾囊解橐而後免。時人謠曰。畢不管。福死要。陳到包。又言畢如蝙蝠。身不動搖。惟吸所過蟲蟻。福如狼虎。雖人不免。陳如鼠橐。鑽穴蝕物。人不知之。故激成教匪之變。畢死後籍沒。陳爲初願園劾罷。惟福幸免。

嘉慶喫飽

和珅於乾隆朝枋政二十年。嘉慶己未。高宗崩。仁宗賜之死。籍沒家產。所得凡值八百兆有奇。悉以輸入內府。時人爲之語曰。和珅跌倒。嘉慶喫飽。

且白室

嘉慶初。南匯有富人某。大治第宅。欲乞名流題齋匾以增重。時吳稷堂省蘭方

解組歸。乃介人贈金幣。乞書。吳知其幼嘗爲人奴也。意輕之。爲書旦白室三字。或叩以何據。且疑爲平旦之氣之別解也。則曰。君亦知梨園脚本乎。旦之上場。作何聲口。客大悟。蓋旦每自稱奴家也。

一團和氣

南匯吳白華。名省欽。稷堂之同懷兄弟也。皆躋顯要。當和坤未第時。嘗受業於稷堂。及坤貴。白華藉其力。典試者九。感坤德。遂以師禮事坤。典試之門生皆恥之。蓋須沿俗例稱坤爲太老師也。嘉慶己未。坤敗。白華削職歸。門生有獻畫幅者。所繪爲一團和氣也。

鑽狗洞

嘉慶甲子。車駕幸翰林院。欲令與宴者。卽席爲詩。朱文正公奏諸翰林皆蒙賜酒觀戲。恐心分不能立就。仁宗允之。朱出。語諸翰林曰。若是日卽席爲詩。諸君能不鑽狗洞乎。

斯文埽地不孝通天

清神類鈔 譏諷類

儀徵阮文達公。元爲編修時。遭喪家居。會公宴。與吳穀人祭酒錫麒同座。互論詩詞。祭酒帽忽墮。阮出對云。吳祭酒脫帽談詩。斯文掃地。吳應聲曰。阮太史居喪觀樂。不孝通天。

能解春秋有幾人

阮文達爲江西巡撫時。胡秉燿奉明裔朱禔起事。聞報。亟徵各營會攻。胡被擒。又調兵至崇義。擒鍾體剛。同黨二十餘人。皆論死。臨刑。胡謂劊子曰。吾以爲一刀舉起。則人頭落地。今乃煩君等數十刀耶。行刑後數日。有函投阮室。啟視之。胡在獄中所著詩也。詩曰。能解春秋有幾人。漫將劉備作黃巾。讀書怕見東林傳。爲有儒生入武臣。南渡詞臣說彥章。筆鋒能抑亦能揚。爲憐未解金人禍。草制徒工殺李綱。幾多豪傑輔元胡。富貴人生不可無。論古且看明代史。因何文廟貶姚樞。讀書萬卷桑維翰。五代雄才有幾人。惟向胡兒輕屈節。何如郟邑鐵將軍。阮閱之曰。此人固亦解文字也。

有王某者。居於鄉。家小康。飽食暖衣。自以爲富而未貴也。偶至鎮。過巡檢之署。值其出。弓兵前導。僕從後隨。輒嘖嘖稱羨曰。是亦大丈夫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久之。遂納贖爲從九品。意謂掌銅印。縮墨綬。在指顧間矣。自是而遨遊戚友間。益以門閥自誇。見有堂懸石谷所畫之屏者。則曰。此家二房叔曾祖也。有手持夢樓所書之扇者。則曰。此余未出服之族兄也。凡王姓之仕宦者。必引爲同宗。聞者皆匿笑之。

未幾而分發江西。一日。班謁方伯。時方伯爲袁柏田。忽謂大眾曰。僕有俚言。欲贈王君。試爲諸君誦之。蓋嘲之也。語畢而笑吟曰。天下三王本一家。任君東扯與西擎。太常山左稱同族。方伯江南號夢華。時江南布政使亦王姓舍弟粵東貽羽緞。家兄黔口寄團茶。行香若過靈官廟。五百年前叔太爺。

請上坐泡好茶

揚州之平山堂。有僧主之。阮文達嘗於予告後往游焉。時僧方據紙作楹帖。文達布袍葛履。旁立觀之。僧以爲村叟也。漫呼曰。坐。具茶。書罷。叩其姓。文達以告。

僧以爲文達之族人也。遽加禮。云請坐。並呼泡茶。坐定。叩何字。文達以實告。僧惶遽失措。拂炕請上坐。亟令泡好茶。旋以所備紙墨。乞文達作書。文達濡毫據案。沉吟曰。無好聯語。俄書云。坐請坐。請上坐。茶泡茶。茶泡茶。

見龔則聰交龔則闔

阮文達居揚州。有以鄙事相浼者。輒佯作耳聾以避之。獨龔定庵至。必劇談。恆罄日夕。且時周給之。或爲之語曰。阮公耳聾。見龔則聰。阮公儉嗇。交龔則闔。阮龔聞之。皆大笑。

長林豐草禽獸所居

嘉慶某年。翰詹大考。賦題爲正大光明殿。試後。有部郎數人小集。偶論及此題之難。而忘其韻脚。方仰首凝思。龔定庵適在座。曰。吾當憶之。俄頃則曰。長林豐草禽獸所居八字耳。

舍弟家兄

武昌某諸生居鄉。好吟詠。有妻有妾。如齊人也。而帷薄不修。鄉人皆恥之。一日。

偶詠百韻詩。中有一聯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詩成。以呈某名士。某名士慨然曰。君之家運。何至此乎。某曰。實無其事。惟圖對偶工整耳。乃語之曰。君何不云。愛妾眠僧舍。嬌妻宿道房。既可取悅於妻妾。而又可保全兄弟二人之生命也。

莫教泉路怨非刑

嘉慶中。那啓泰任黑龍江將軍。屬僚畫稿。例在五更後。那至日高。始出視事。抵暮方散。故僚吏日僅得一食。尤喜用酷刑。造大枷一枷累四五人。笞人每如限。加至四五倍以上。俟其皮肉綻裂。復漬之以鹽。絞囚既決。折其脊。使斷曰。恐其甦而亡去也。識者謂此與腰斬何異。時管庫主事西清有口號云。盛世不聞腰斬律。莫教泉路怨非刑。那聞之。始稍改。

周全天下事廣積世間財

周全天下事。廣積世間財。此嘉慶間山東民謠。緣內務府大臣廣興。左都御史周廷棟。奉命往山東審案。廣興贖貨營私。周廷棟爲之隱飾。衆怨繁興。謗書騰

播。此十字遂達天聽。讞鞫得實。奉旨。廣興伏法。廷棟屏斥不復用。

易字多一圈

高桐村。名景光。善詼諧。一日。以田產事詣某富室。主人託故不出。高坐書塾以候之。時塾師方教於緝熙敬止句。於字作本音。高彥戶入。師擁襪無禮。問何事。高曰。以族人交易去聲事來。師曰。何謂交易去聲。曰。田土往來也。師曰。當是交易入聲。高曰。然。先生於於字上少一圈。我故於易字多一圈以補之。師自知已教別字。諄囑勿宣。並爲調處其事。

墨卷

制義中有所謂墨派者。腐爛惡劣。有卽以墨卷爲題。而作二比文以嘲之者。其文曰。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實中懷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來。已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維。曷勿考記載而誦詩書之典籍。元后卽帝王之天子。蒼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億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時而用世。曷勿瞻黼座而登廊廟之朝廷。疊床架屋的有此病。然僅以句調論。固圓熟無比也。

小試文怪謬

小試文怪謬百出。有引用昧昧我思之。誤作妹妹者。閱者評曰。哥哥。你錯了。又有事父母題文。其承題曰。夫父母何物也。閱者評曰。父。陽物也。母。陰物也。陰陽配合。而乃生此怪物也。又有雞字題文者。中比曰。其爲黑雞耶。其爲白雞耶。其爲不黑不白之雞耶。閱者評其下曰。蘆花雞。對比曰。其爲公雞耶。其爲母雞耶。其爲不公不母之雞耶。閱者評其下曰。關鷄。

嘲童生聯

童試最繁。縣考。府考。除正場外。各覆四試。終之以院試。願考經古算學者。則又各考一場。院試不售。已費數十日之光陰矣。或有仿徐茂宗。輓妓蘇林聯之句。調以嘲童生者。聯云。試問數十天磨折。卻苦誰來。如蠟自煎。如蠶自縛。沒奈何。學使按臨。曾語人云。我固非枵腹者。不作第二人想也。嗚呼。可以雄矣。憶昔至公堂畔。明遠樓邊。飯夾蒲包。袋攜茶蛋。每遇題牌之下。常勞刻板之謄。昌黎無此文。羲之無此字。太白無此詩。縱教連蹇時乖。拚教滾跌。猶妄想完場酒席。得

列前茅。况自家點點圈圈。刪刪改改。對云。豈圖兩三次簸翻。竟拋擲去。望魚常
杳。望肉常空。料不定禮房寫字。爰爲官計。彼必有衡文者。詎將後幾牌刷耶。噫
嘻。殆其截歟。迄今照壁緣慳。轅門路斷。羞貽婢僕。賀鮮親朋。愁聞更鼓之聲。怕
聽報鑼之響。廩生弗能保。書辦弗能求。鎗手弗能殺。或者祖功宗德。尙有留貽。
且錄將長案姓名。進觀後效。合有個袍袍套套。頂頂靴靴。

夫子嚇一跳

黃陂武生某。鄉試不第。歸而習文。未幾入泮。其謁聖之日。方行禮。某廩生大唱
曰。武生入文廟。夫子嚇一跳。子路打一躬。咱的門生到。

茅房未便貼春宮

有賦詩嘲嘉道間御史者。曰。昨宵相遇闕門東。數語寒暄又上驄。爲說明朝有
封事。茅房未便貼春宮。蓋是時臺諫相率緘口。卽有言者。亦撫拾細故。苟以塞
責。與宋時所傳是何穆若之容。忽覩卷然之狀者。同一笑矇也。

孔子之後有孔明

桐城張文和公之孫若濡。以部郎出爲山東濟南府。善譚論。時藩司爲阿某。胸無點墨。好以門閥自矜。一日於署中演劇。遍招同官歡宴。時演孔明借箭。阿笑謂座客曰。孔子之後。乃有孔明。可見善人自有善報。衆知其誤。莫敢置對。張獨進曰。豈獨善人有善報。試觀秦始皇之後。乃有秦檜。豈非惡人亦有惡報乎。藩司點頭稱是者再。

龜有雌雄總姓烏

道光朝。浙撫有烏姓者。頗注重書院。嘗親自蒞試院。中例供諸生食飯。諸生爭食。至於攘奪。烏笑曰。好一羣老鼠。未幾見一紙在公案。取視之。乃一聯。文曰。鼠無大小皆稱老。龜有雌雄總姓烏。

舉生事業蓋世功名

烏中丞在浙江。治海塘極勤。而杭人不滿意。爲聯以戲之曰。舉生事業三書院。蓋世功名一海塘。三書院者崇文敷文紫陽也。

衆人叫一聲丈人

常熟廩貢生吳某。常以三壻驕人。或爲聯以諷之曰。乾隆生嘉慶廩。道光俊秀。此老是三朝元老。鄒七貴。包八富。賀九書香。衆人叫一聲丈人。吳聞之。慍曰。止三壻耳。何得云衆。或曰。三人成衆。汝知之乎。

垂老還登少女牀

仁和胡書農學士敬。爲浙江省城崇文書院山長。時監院爲杭州人孝廉王某。其年已大衍。嘗豔西湖岳氏女。託人通辭。竟與昵。遂挾以歸。其家本有二女。並饒姿色。隨監院去者。其姊也。胡乃爲湖堤曲。其起句曰。日暮湖堤萬株柳。仰山樓畔一杯酒。結句曰。聞說他家有二喬。小喬更比大喬嬌。勸君好與殷勤護。莫再湖邊放畫橈。中有句云。垂老還登少女牀。蓋王平時頗以端正自命。自言已十數年來。足不登少女之牀。故及之。大吏聞此詩。遽撤監院差。

胡蜂歷亂飛

道光時。杭城諸生有俞少卿名城者。頗有文才。尤工試帖。肄業崇文書院。屢試。率不得前列。頗憤憤。時山長爲胡書農。胡偶以蜂重抱香歸。命題。俞作首二句。

曰爾亦知香臭。胡蜂歷亂飛。胡見之。甚不悅。謂僉之師黃蘗泉珣曰。此人汝徒耶。奈何如此。黃搖首曰。彼尙以君爲足教。故有此。若我輩。更在彼不屑教誨之列矣。胡默然。

雞芭狗石

道州何子貞太史紹基嘗幕游浙江。有乞其書者多應之。而恆不作畫。一日。藩司設酒招飲。並盛氣相陵。酒酣耳熱。出丹青鉛筆。舒紙乞其八法。子貞知不可卻。因援筆作芭蕉石雞狗四幅。藩司大悅。以爲有殊榮也。幕僚之同席者。亦力言其畫之超妙。他日。藩司壽其母。以四幅飾花廳壁。方自鳴得意。有某名士進曰。懸挂之次序誤矣。須雞第一幅。芭蕉第二幅。狗第三幅。石第四幅。藩司問其故。笑不言。固問之曰。意蓋謂雞芭狗石也。

南省無如卑職者

湖南鄧訓導顯鶴博學能詩。選沅湘耆舊詩集。搜羅文獻頗賅。道光時。卿大夫猶知宏獎風流。鄧交游頗廣。有不逞者。嘲之曰。藩司昨日拜區區。頃接中丞片。

紙書。南省無如卑職者。東齋敢說憲綱乎。一聯春海傳家寶。兩字如山鎮宅符。惟有新來陶太守。揭開手本罵糊塗。

草雞毛

宗室果益亭侍郎善射。每發矢。無不中羊眼者。之。繡的正中一點。謂人因呼之爲果羊眼。一日。宴集。座客有呼果羊眼者。某巨公在座。笑曰。吾得一對衆問之。答曰。草雞毛耳。都人呼人之好大言而無實濟者。曰草雞毛。某故以是戲果也。

衣之尺寸

道光時。京城內外之成衣匠。皆寧波人也。有人持匹帛。命其裁翦。匠遂詢主人之性情。年紀。狀貌。及科第之年份。而獨不言尺寸。其人怪之。匠曰。少年科第者。之性傲。胸必挺。宜前長而後短。老年科第者。之心慵。背必僂。宜前短而後長。肥者腰寬。瘦者身仄。性之急者宜衣短。性之緩者宜衣長。至於尺寸。成法也。何必問耶。

逆不靖威不揚

道光壬寅。英兵入沿海各省。朝廷以奔山爲靖逆將軍。奔經爲揚威將軍。分往廣東浙江禦之。師久無功。時浙江巡撫劉韻珂部署防守。頗竭謀勞。又令士民獻破敵之策。咸虛心聽受。卽不用。亦厚贈焉。時譽歸之。或撰聯云。逆不靖。威不揚。兩將軍難兄難弟。波未寧。海未定。一中丞憂國憂民。

糞桶當年眞妙計

道光壬寅。粵海戒嚴。果勇侯楊芳爲參贊。懾於英艦之礮利。下令收糞桶及諸穢物。爲厭勝計。和議成。不果用。有人作詩嘲之曰。楊枝無力受南風。參贊如何用此公。糞桶當年施妙計。穢聲長播粵城中。然楊自有兵略。此亦一時迷信耳。

惡心竊道

楊慶榮。字亞伯。家居無行。爲暴於一鄉。道路側目。或作一聯以嘲之曰。包藏惡心。爲鬼爲蠅。圈成霸道。非人非羊。蓋以亞字加心則爲惡。伯字圈去聲。讀如竊。而楊之音又與羊同也。

六弔三場

平湖王曉蓮方伯大經未達時極偃蹇會試五次始獲雋。中道光某科進士。後官京師。費用告匱。嘗與數友同游西海。約需用若干。當公攤之。已而游竣。計每人須京錢六弔。六弔者。六千也。合制錢六百文耳。王誤以爲六千文也。遽云。如此鉅款。實未能應。或爲對曰。西海一東。慳六弔。南宮五北。哭三場。其扁額曰。苦來異穡。平湖方言謂甚苦爲苦來異色。故用其語而書色爲穡以戲之。

聚餓鬼於一堂

道光朝。京師士大夫公讌。林文忠公則徐於某所。文忠久不至。衆饑甚。索食頗急。時座客祝蘅畦慶蕃善諧笑。衆因請試說一笑話。祝曰。亦知沈萬三有聚寶盆乎。曰。知之。曰。知沈萬三之鄰人乎。曰。不知。曰。沈萬三之鄰。窶人子也。卒歲無以爲活。相與謀曰。吾鄰非沈萬三乎。試以比鄰之誼。借其聚寶盆。片刻卽足吾欲矣。僉曰。然。謀之。沈固不肯。強而後可。期以一用卽還。不得逾晷。聚寶盆以類爲招。以金銀投盆中。俄頃滿盆皆金銀矣。推之珊瑚翡翠。大秦之珠。夜光之璧。皆然。某旣攜盆歸。環顧四壁。無可投者。其妻卞急。乃以所抱兒投之。俄頃之

間。滿盆皆所抱兒也。呱呱而泣。咸求乳。某頓足歎曰。本意在求財。乃聚此餓鬼於一堂耶。

未嘗此味

桐城姚石甫觀察瑩。於道光時官臺灣道。以事爲英人所訴。謫官。至四川。總督寶興見之。卒然問曰。聞臺灣產金。信乎。意蓋有所求也。姚對曰。某通籍二十年。未嘗此味。寶大慚。

三科殿試策如出一手

道光時。泰西文學士某游京師。偶於琉璃廠肆購新科狀元策。譯而讀之。謂中國狀元。誠曠世鴻才也。次科購之。則大同小異焉。又次科購之。亦大同小異焉。於是詫絕。謂三科殿試策。何以出一手也。

兩字探花

謝夢漁侍御以道光庚戌科一甲三名及第。蓋是年殿試。猶在宣宗賓天百日之內。士子於策中擡寫處。多未留意。謝遇皇上陛下之上。輒加當今二字。閱卷

大臣以爲得體。初擬以狀頭位之。以書法太劣。置第三。都人呼爲兩字探花。

嘲出題割裂

鮑桂星督學中州。出題割裂。有刻薄子。逐題作詩嘲之。盛傳於時。詠十尺湯云。古來慘刻算殷商。炮烙非刑事可傷。不見周文身一丈。也教落去試油湯。詠七十里子云。沒頭沒脚信難題。七十提封一望迷。阿伯不知何處去。賸將一子獨孤棲。詠穀與魚云。秋成到處穀盈堆。又見漁人撒網回。不是池中無別物。恐防現出本身來。詠下鑿水云。眞成一片白茫茫。無土水於何處藏。侮聖人言何道理。要他跌落海中央。詠寶珠云。揀取明珠玉任沈。依然一半是貪心。旁人不曉題何處。都向紅樓夢裏尋。

你也配

成親王以書鳴乾嘉道間。學士謝階樹丐其書黃庭經小楷。某都統見之。愛玩不釋手。借觀一日夜。還之。越日以數十金購宋紙。親詣臨求。王領之。翌日卽送至。某都統深喜其神速。展視仍白紙也。惟紙角有字。細如蠅頭。猝不易辨。諦視

之。則你也配三字而已。

郎蘇門口號

安吉郎蘇門侍御葆辰好詼諧。初得編修時。有口號云。未知何日升中允。且喜今年作老編。久之。迎其眷入都。而家貧。不蓄車。其出也。輒步行。有口號云。有屋三間開宅子。無車兩脚走京官。紅白分金終歲累。春秋俸米舉家歡。及擢御史。巡城有口號云。雖無紅傘巡場闊。也有青衣喝道長。毛竹板高新簇簇。鐵絲燈大亮煌煌。蓋自諷也。

苟不教

道光壬寅英人再陷乍浦。以用兵乏餉。開附生捐教例。以濟急需。或有一聯曰。臨生捐教增生捐教。附生捐教苟不教。於今多似蟻紅鬼。要錢黑鬼。要錢白鬼。要錢非其鬼。到處狼如牛。

著著著是是是

道光季年。京師有人製聯云。著著著。北音防牙切。祖宗洪福臣之樂。是是是。皇上天。

恩臣無事。蓋謂當時之二相國也。扁曰。如何是好。蓋二相饒有伴食之風。造膝時絕妙獻替。唯阿容悅而已。

江淮河漢日月星辰

南海某太史初至京師。習官音。一日。宴會中。答座客語。有曰。係係。蓋言是是也。時某京卿在座。戲書一聯贈之曰。江淮河漢。日月星辰。某不知其皆歇後語也。大喜。持歸寓廬。揭之於楹。

以所書白楷示之

曾文正官翰林時。亦日書小楷以備考差。適其弟忠襄讀書京邸。一日。有友薦僕至。文正不欲留用。而僕固求不已。文正曰。此僕殊糾纏。吾竟無術遣之。忠襄曰。但以所書白楷示之。彼必忽然舍去也。文正怒之以目。

險也幾乎又一劫

道咸間。皖人有俞某某者。嘗官川臬。輒於署中開賭。爲何子貞學使紹基劾去。黃宗漢至粵。逗留於桂林。俞往謁。猶帶翎頂。黃詰之。俞詭對曰。是兒子誥封。後

粵人知其事。乃爲詩嘲之曰。御賜花翎孔雀斑。不知無恥又拖翻。冤家遇着黃宗漢。險也幾乎又一坩。

京報古文

道咸間。士大夫猶知好名。有科目者。恥不能古文。往往用八比法雜案牘詞語爲之。時人稱爲京報古文。

磕睡軍機

咸豐時。工部侍郎杜翰在軍機。一日入對。蓋軍機大臣每以一人領班。跪頭墊。備顧問。餘惟俯伏於後也。杜班居第四。時值吏部缺人。文宗曰。杜翰轉左。是時杜應謝恩而已。熟睡。同列推之。良久始覺。時人謂之磕睡軍機。

部院難爲爲學院

咸豐朝。無錫鄒壯節公鳴鶴初授廣西桂林知府。洊擢巡撫。以粵寇之亂罷歸。掌教東林書院。偶因細故。與諸生齟齬。某日忽見廳事題一聯云。部院難爲爲學院。桂林不守守東林。鄒曰。是不可一日居矣。遂出而從戎。後殉難。賜諡壯節。

並開復原官人謂爲諸生一激之力也。

今之所謂良臣

文宗御書清正良臣四字賜陳某某。時某大臣適爲上面責。玉音有卑鄙無恥語。京中傳一聯云卑鄙無恥人不可以無恥。清正良臣。今之所謂良臣。

武岡可是五缸州

咸豐時。雲夢許雲巖尙書兆椿以侍郎督學粵東。改授漕督。道出長沙。邑令某主供應爲營辦儀仗於官銜牌誤書漕作糟作詩戲之云。平生不作醉鄉侯。况復星馳速置郵。豈有尙書兼麪部。漫勞明府作糟邱。讀書字要分魚豕。過客風原是馬牛。聞說頭銜已遷轉。武岡可是五缸州。蓋兵部尙書爲漕督兼銜也。

劉位坦三位令坦

貴筑黃子壽方伯彭年之夫人。爲大興劉寬夫侍御位坦女。劉有三壻。皆以年字命名。而劉嘗自誇其壻之美。時人爲之語云。劉位坦三位令坦。喬松年。吳福年。黃彭年。劉家女待年而字。或對云。潘世恩累世承恩。癸丑科。乙丑科。辛丑科。

潘氏子逢丑成名。潘爲乾隆癸丑狀元。咸豐癸丑重宴瓊林。其孫祖蔭同欽賜舉人。是歲祖蔭復以探花及第。蓋三逢癸丑也。而其弟世璜以嘉慶乙丑登第。其子曾瑩爲咸豐辛丑進士。故對語云爾。

避秦何處好

咸豐癸丑。粵寇洪秀全據江寧。嘗於鍾山試士。詩題爲四海之內有東王。得王字。五言八韻。某生卷有膽爲紅巾破。愁隨黑髮長。傷心憐姊妹。含淚別爺娘。殺賊全憑向。殃民總是楊。避秦何處好。搔首對斜陽等句。秀全大怒。命僇之。又有獻以聯者。文曰。一統江山四十二里半。滿朝文武三百六行頭。

明中秋月暗

洪秀全據江寧時。有郭鏞者。皖之貢生也。被執。遂降之。時洪以八月三十日爲中秋節。郭撰一聯。爲榜於門云。明中秋月暗。暗中秋月明。好教我不明不暗。翌日。有人投以下聯云。長頭髮日短。短頭髮日長。試問你誰短誰長。

長毛去後短毛來

粵寇之亂。富民窖金於室。及歸。而金已無存。或戲作詩云。兵戈離亂亦天災。私喜回家有暗財。駭問何人開地窖。長毛去後短毛來。

不殺長毛殺扁毛

捻匪之亂。某鎮軍防守淮西。大搜民間雞鴨。以供饌饋。或戲作詩云。風捲塵沙戰氣高。窮民香火拜弓刀。將軍別有如山令。不殺長毛殺扁毛。

擊退風雲雷電

咸豐間。蘇州大旱。官吏祈雨於元妙觀。半月無效。一日。官吏將返署。忽見壇前懸一聯云。妖道淫僧。一靈牌擊退風雲雷電。貪官污吏。九叩首祈來日月星辰。人不如鳥。

咸豐丙辰。粵寇三陷揚州。是時居民鑒於前。二次郡城之失陷。不得食。餓死者衆。聞寇至。相率出城。不敢少留。某翁服務鹺局。家小康。先一日。送其眷避於鄉。已又返里。摒擋綢軟。遍揭簷下瓦溝。藏白鏹無數。翁平素好畜籠鳥。若百靈。若畫眉。若竹葉青等。咸馴而善鳴。愛之如拱璧。至是。將往避難。回顧諸禽。益戀戀。

不能捨。籌畫至再。乃棄其劣者。擇佳禽而寘諸衷衣之間。然倉皇出門。行動多不便。以禽在衣中鳴。不得寧也。遇小寇。呵詰所從來。翁託他辭以對。或察其舉動。倉皇疑爲妖。妖者。寇所加官吏之徽號也。詰益急。翁堅不肯吐。恐告寇以實。凡此佳禽。將爲所刦也。大怒。搏翁。持其脛而裂之。尸分爲二。禽乃飛去。寇顧而大笑。顧某聞而譏之曰。是真人不。如鳥也。人之不可以有嗜好也。有如是乎。

青瞎子

長白青墨卿。督學江蘇。某製聯嘲之云。白旗丁偏心真可怕。青瞎子無目不成睛。然此非實錄。青之鑒衡文字殊允也。

不作學政真可惜

漢陽葉名琛。以大學士出爲兩廣總督。善書畫。工詩。咸豐丁巳。英兵入粵。擄葉以去。粵中人士製樂府三章以刺之。其一云。葉中堂告官吏。十五日必無事。點兵調勇無庸議。十三敵礮來攻城。十四城破無礮聲。十五無事靈不靈。譏詩耶。乩筆耶。占卦耶。擇日耶。其二云。敵礮打城破。中堂書院坐。忽然雙淚垂。廣東人

誤我。廣東人諛誠有之。中堂此語無可疑。請問廣東之人千百萬。貽誤中堂是阿誰。其三云。敵船敵礮環珠江。鄉紳翰林謁中堂。中堂口不道時事。但講算學聲琅琅。四元玉鑑精妙極。今時文士幾人識。中堂本有學問人。不作學政真可惜。葉有鎮海樓題壁之作。傳誦一時。然忍心誤國。詩雖佳。不足道也。詩云。鎮海樓頭月色寒。將星翻作客星單。空言一范軍中有。其奈諸公壁上觀。向戌何心求免死。蘇卿無恙勸加餐。近聞日繪丹青像。恨態愁容下筆難。零丁南去歎無家。鶴訊猶傳節度衙。海外難尋高士粟。斗邊眞泛使臣槎。心驚躍虎波濤闊。望斷慈烏日影斜。惟有春風依舊返。女牆紅徧木棉花。身在囚虜。而以使節自命。廉恥之淪喪甚矣。或謂其侍者指海水言曰。此水甚清。葉皇然他顧而已。

相臣度量疆臣抱負

葉名琛既爲英人挾之至香港。猶日作書畫以應英人之請。從者勸勿署姓名。乃題海上蘇武四字於末。咸豐戊午二月。展轉至印度之孟加拉。居鎮海樓上。猶日誦呂祖經。不廢吟詠。己未三月。病卒。英人歸其篋。及所作詩。讀其詩者輒

憾其玩敵誤國也。爲之語曰。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負。古之所無。今之所有。

以紅樓夢水滸喻官民

胡文忠公嘗曰。本朝官僚全以紅樓夢一書爲祕本。故一入仕途。卽鑽營擠軋。無所不至。而草野又全以水滸傳爲師資。故滿口英雄好漢。而所謂奇謀秘策者。無不粗鹵可笑。

左俯

左文襄嘗爲曾文正所保薦。曾給以一札。有右仰字樣。左微哂曰。彼寫右仰。豈將令我左俯乎。嫌隙由是而生。其後竟如水火。

貂不足豕而啼

咸豐朝。湖北候補府續立人充省城保甲總局會辦。爲政嚴厲。一日出門。見肩輿中忽揭有一聯。其辭曰。尊姓原來貂不足。大名倒轉豕而啼。上句用貂不足。狗尾續。下句用豕人立而啼也。續大怒。告之鄂督胡文忠。文忠亦以此風萬不

可長。札飭首府縣嚴拿重懲。越日。續又謁文忠。文忠一見。卽拱手道歎。謂此聯乃某所戲撰者。彼有此美才。而令沈淪於下。是吾過也。已令其入幕爲上客矣。蓋文忠愛其語雋。以物色得之也。續乃不敢贅一辭。

道旁苦李

平江李元度。字次青。事曾文正。咸豐庚申。粵寇擾浙。李領偏師。與戰於衢州。大敗。亡六七千人。文正劾之。並自請議處。軍中有作聯額以諷之者。聯曰。士不忘喪其元。公胡爲改其度。額曰。道旁苦李。

譏京師各署之事簡

京師各部院。有公事至簡者。堂司各官。惟日一到署。小坐而已。或投一聯嘲之。云。大人套車中。堂請轎。京師與人工資甚昂。若大拜則以體制所在。不得不坐轎矣。茶房開飯。蘇拉。滿語。人在

也。倒茶。請茶於杯。京諺謂之倒。

轎夫比京官

京諺。以轎夫喻四種京官。前一爲軍機。揚眉吐氣。前二爲御史。不敢放屁。後一

爲翰林。昏天黑地。後二爲部曹。全無主意。范叔度。鑿由庶常改刑部。入軍機。擢御史。人戲稱爲四夫先生。

尊寵亦古色古香

王壬秋名閻運。卽湘綺老人。咸豐中。客粵撫幕。納粵女爲妾。名大崽。寵愛逾恆。一日設筵宴客。席間極論文章之弊。拊几興歎。謂書須讀秦漢上六朝。以往等諸自郃。旋呼大崽出。謁座客。既黑且醜。一客乃拱手賀之曰。高論良當。誠春風時雨之化也。卽尊寵亦古色古香。不屑屑作六朝標格矣。王不知其誚己也。賸賸問故。客曰。世寧有如此之六朝金粉耶。一座大噱。然大崽善爲清歌。每當花陰月午。歌一聲。月子彎彎。不啻白石道人雪夜泛舟。垂虹橋下。小紅低唱。我吹簫也。

橐駝老鴉

同治以前。京師士大夫嘗目翰林爲橐駝。譏其臃腫緩步也。科道爲老鴉。譏其發聲不祥也。

富貴成武貧賤

或以富貴成武貧賤擬六部吏曰貴。戶曰富。禮曰貧。兵曰武。刑曰威。工曰賤。

作官如唱戲

外省文武屬官見上司必遞手版。然宜於叩頭而起之時。出之袖中。屈一膝以呈。某生者揚州賈人子也。以監生捐納縣丞。分發江西。初到省。例應先見上司。生不知呈遞手版之儀式。卽詢其友某某曰。君亦曾看戲乎。作官如唱戲也。呈手版時將手版放開。如天官賜福狀。便得矣。生謹識其言。見上司時。卽如某所教。上司怪問其故。生曰。此友人所教也。上司曰。爾爲所欺矣。今有署缺。卽以與爾。因爾尙能讀古人書。忠厚老實。肯聽人話也。生大喜而去。

爾狗官

何某需次直隸權保定府事。公暇輒召伶人至署演劇。一日演司馬搜宮齣。正在形容之際。不覺氣憤。命人將扮演之伶拿下。責以欺君之罪。呵令跪。伶本滑稽。思有以報。遂大搖大擺大聲而疾呼曰。爾狗官。好混帳。大都督豈能跪四品

黃堂。

贈知縣知府聯

有戲贈知縣聯云。下官拚萬個頭。向上司磕去。爾等把一生血。待本縣絞來。贈知府云。見州縣則吐氣。見道臬則低眉。見督撫大人茶話。須臾只解得說幾個。是是是。有差役爲爪牙。有書吏爲羽翼。有地方紳董。袖金贈賄。不覺的笑一聲。呵呵呵。

嫌少嫌小嫌老

某縣令年老初蒞任。卽大書縣治之前曰。三不要。下注一不要錢。二不要官。三不要命。次日視之。則每行下已各添二字。不要錢下曰嫌少。不要官下曰嫌小。不要命下曰嫌老。

愛民猶子執法如山

某縣署大堂。有榜愛民猶子執法如山八字者。而某頗貪黷。遂有續其下者曰。愛民猶子。牛羊父母。倉廩父母。供爲子職而已矣。執法如山。寶藏興焉。貨財殖。

焉是豈山之性也哉

首縣十字令

昔人言附郭縣令之不可爲。有前生不善。今生爲縣。前生作惡。知縣附郭。惡貫滿盈。附郭省城之謠。此語已膾炙人口。後有人作首縣十字令者。一曰紅。二曰圓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認識古董。五曰不怕大虧空。六曰圍棋馬吊中。七曰梨園子弟殷勤奉。八曰衣服齊整言語從容。九曰主恩憲德滿口常稱頌。十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

典史十字令

各縣典史一缺爲流外官。爲未入流。然往往有擅作威福者。或爲之作十字令云。一命之榮稱得。二片竹板拖得。三十條銀領得。四鄉地保傳得。五下嘴巴打得。六角文書發得。七品堂官靠得。八字衙門開得。九品補服借得。十分高興不得。

一牛獨坐看文章

浙江學使某頗苛刻。按試杭州。例在暑日。蓋浙學出巡各郡。輒回省歇夏也。學使欲杜槍替。乃令以紙條黏考生之首。使其著案。不得交頭接耳。及題紙下。詩題爲萬馬無聲聽號令。一生忽拍案。大聲呼曰。此題出處大奇。諸君亦知其下句乎。諸生大驚曰。不知。又大聲曰。下句爲一牛獨坐看文章。諸生狂笑。一時紙條盡斷。杜亦不能究矣。

滕文公晉封王爵

某科會試第三題。民事不可緩也。會元卷內有臣請爲王言之一語。數日後。會元赴某戲園觀劇。忽見戲目大書某日准演滕文公晉封王爵。心異之。良久始悟其卷中有是語也。急叩園主。詢爲某伶所書。次日贈以百金。屬寢其事。

紅黑章京

軍機處之司員曰章京。而俗諺於人之負時名者。目之曰紅。反是則爲黑。有好事者嘗作紅章京口號曰。流水是車龍是馬。主人如虎僕如狐。昂然直到軍機處。笑問中堂到也無。黑章京口號曰。篋篋作車驢作馬。主人如鼠僕如猪。悄然

溜到軍機處。低問中堂到也無。

不可陽得

咸同間。丁文誠公葆楨督蜀時。延湘潭王壬秋主講尊經書院。資陽某生解經。釋陽字義曰。陽與多通。壬秋批云。陽與多通則資陽可作資多。資多有此人才。不可陽得矣。

配服之至

咸同間。鹽城孫某以鄉團功。保縣丞。發安徽。挾吳清惠公書投喬勤愨公。喬留之軍中供奔走。孫自謂工詩。聞代州馮志沂有文名。挾一卷就正。及揭視。馮不覺大笑。蓋其詩有札飭軍功。加六品。借印申詳。記宿州等句。如此甚夥。馮曰。彼強我題。何以落筆。既而曰。有之矣。遂書曰。讀大著武體投地。配服之至。衆皆大笑。蓋故作別字以諷之也。

奮到黃巖亦怪哉

會稽趙之謙。字搃叔。一字益甫。多才多藝。於金石書畫詞章篆刻。靡不精妙。傲

岸自喜雅善詼諧。玩世不恭。輒藉書畫以寄諷。某年。客黃巖縣署。閱書院試卷。文中用奮字者。輒寫作奮。屢戒不悛。乃書七律於卷端以諷之。詩云。奮到黃巖亦怪哉。將田換個曰拿回。豈從佃父收租後。或是工人舂米來。送舅須防男變臉。養兒防是鬼成胎。畜生下體雖無恙。日久終須要鑿開。

錢獼猴

趙搗叔赴省試。同寓數人。中有錢僧之子焉。僧性喜詼諧。數以視其子。至寓。不知趙之利口也。時出言嘲之。趙唯唯而已。越人呼錢僧爲錢獼猴。則以獼猴好弄。終日不休息。錢僧持籌握算。盤剝重利。亦終日不休息也。一日。僧又嘲趙。趙不能忍。乃隨口胡謔而徐語之曰。當孔子乘桴浮海之翌日。玉皇方大宴諸神。忽有急足上報曰。孔子遇難。甚於陳蔡之厄。玉皇大驚曰。是亟當拯之。詢遇難何地。急足以海中對時。龍王亦與宴。謂臣往救之。起奏而出。至則孔子方爲劉海蟾所窘。龍王叱之曰。爾錢獼猴也。何不自量。若此人以金錢付汝。旣擁有黃金。得漚餘澤足矣。何得妄有希冀。欲廁身士林耶。天下無恥之徒。誠莫汝若。不

速退。將罰汝世世爲龜矣。劉海蟾聞言。大慚而竄。孔子乃免。

藏書買山

趙搗叔以知縣需次江右。有同僚某不識字。以采辦皇木致富。一日。丐其書聯。乃寫藏書萬卷可教子買山十里都種松二句以畀之。上句譏其不識字。下句譏其采辦皇木致富也。

立此存照

趙搗叔大令需次江右。有候補道以禮服寫真圖乞題。則題曰孔雀其翎紅頂其帽恐後無憑。立此存照。

相公遇著兵

咸同間。道州何子貞太史紹基。書法冠絕一時。晚年名益高。顧傲睨不羣。又性好諧謔。時值粵寇難作。湖湘人士率子弟轉戰。故軍功多出於楚南。一時有紅頂花翎大船載過洞庭湖之語。非過言也。湘人之有識者。皆引以爲恥。何尤鄙夷之。凡自戎馬中來者。皆直呼以湘勇。卽於曾文正胡文正彭剛直左文襄亦

無不勇之者。一日與彭同讎於侍郎郭崑燾家。酒酣。以某事互爭。彭斷斷不少讓。何憤然曰。而勇也。何知乎。彭怒。推案起。拔刀以擬之。曰。里語云。相公遇着兵。有禮講不清。吾勇也。今日必殺相公。何駭然。急出席走避。彭逐之。幾及崑燾力解之。始止。不追。徐徐收刃而笑曰。聊以試先生膽耳。豈有宮太保而殺由長老師者。時彭以巡閱長江大區督宮衛。意得其自。然何已汗被於頰。吼作牛鳴。而無人色。自是亦不敢呼以湘勇矣。盛兜中人爲之稱快不置。

此水頗好

咸豐庚申閏三月。金陵大營潰。張國樞與粵寇戰而死。和春自殺。總督何桂清棄常州而走。時總督駐常州。民留之不得。至蘇。巡撫徐有壬閉城不納。至常熟。常熟之民餽金數千。促之行。遂奔上海。朝旨褫職逮問。而遷延兩年。竟不就道。給事中郭祥瑞御史卞寶第交章劾之。同治壬戌。遂逮入京。下刑部獄。以失守封疆論死。相傳何就逮時。有老僕一人從。何以朝中黨援衆。尙洋洋自若。而老僕則已決其不能免。屢勸以乘間自盡。何不從。一日行抵某處。距京祇一二日程。道旁

有水一泓。甚清冽。僕指而謂之曰。此水頗好。得毋欲濯足乎。意蓋諷令死於此也。何不悟。卒伏法。

香櫞

無錫華海初。名文匯。與會稽趙搆叔相識。一日。以紈扇乞畫於搆叔。搆叔爲其繪香櫞二。題曰。香了又香。圓了又圓。隨緣樂助。畫個香櫞。蓋以鄉愿譏之也。

一步登天

咸同之際。捐例大開。稍有餘貲者。莫不捐納一官。誇耀鄉里。時人有官更多如蠟之詩。蓋紀實也。潘中丞某。以商買起家。納粟得巡檢。署廣東某缺。獲貲鉅萬。乃改道員。指貴州。尋護臬篆不數年。而竟黔撫矣。鄉試例須巡撫監臨。潘方赴闈。見門側一聯云。巡檢作巡撫。一步登天。監生當監臨。斯文掃地。

冠禽衣獸

粵寇擾贛。曾文正公與戰不利。困於鄱陽湖。計無所出。大營前酒家門柱。忽有一紙。上揭出賣奇計四字。左右報文正探之。則某生所爲。文正喜。亟命延入。某

好爲大言。語皆誕。文正姑容之。自是恒出入於大營。一日文武官吏以文正壽誕。皆具衣冠入賀。某與焉。既至。伏地大呼曰。謹賀大帥冠禽衣獸。賓僚大駭。某徐言曰。大帥戴雙眼花翎。非冠禽乎。穿貂褂。非衣獸乎。文正怒。命責軍棍二百。繫之於營門。幕僚某好滑稽。因援筆書冠禽衣獸四字於其面。並疏之云。冠禽者老鴉藪也。衣獸者犢鼻褌也。

三代爲趙大錢二孫三

同治初瓜洲總兵某以末卒遞保至總兵。一日某參戎欲與聯盟。結爲異姓兄弟。先以帖至。總兵立囑帳房。依式購辦。令幕友爲之寫。幕友請示三代之名。總兵大怒。謂如此無用。連三代不能寫也。作書記。可卽襪被歸。因遍語同僚。介紹一能者。適某處有一人閒住。急薦之。入署。卽寫盟帖。某知書記被逐事。乃以趙大錢二孫三。作爲總兵之曾祖祖父。一揮而就。總兵稱賞。遇某同僚。道謝不置。

夏徵舒爲君家何人

太原夏某賈於陝。致富矣。思得一官以誇耀儕輩。乃於同治初。納粟爲陝西候

補令。既稟到。將衙參。慮有隕越也。聘一友爲顧問。某日到省。至撫署官廳。衆見其舉止動作而竊笑之。時長安令爲四川唐李杜。善滑稽。唐突揖之。詢其姓。則對曰夏。唐又肅容問之曰。夏徵舒爲君家何人。夏心目中以爲是必貴顯者。乃曰。是先祖也。事畢歸。具以告其友。友曰。休矣。夏徵舒乃龜子子。君何引爲貴胄。夏大怒。翌日。又衙參。復遇唐。卽揪其領而詈之曰。汝何詈我爲龜子子。拉之見巡撫。至二堂。文巡捕具以狀入稟。時巡撫爲曾望顏。命傳二人入。曾問唐曰。可問夏令。乃問夏。夏以昨所問答縷述之。而夏徵舒之徵字。言時不明晰。曾大笑。斥之出。卽懸一牌示。謂識字太少。難膺民社。著仍回籍讀書。

土匪名士

曾文正公督兩江時。人才薈萃。有何太史者。記問極博。下筆千言。而無理法。嘗稱之爲土匪名士。

舟行遇風之叫罵

曾文正之移軍安慶也。沈文肅方爲贛撫。約以贛之釐金。供其月餉。贛有事。則

出師援之。既而粵寇叢集於贛。文正軍益東。文肅懼援兵不卽至也。疏請截留釐金。將自募兵。得俞旨。文正愠甚。謂文肅賣己。文肅貽書引咎自責。不答。其後文正督兩江。陳右銘中丞見文正從容言曰。舟行遇風。舵者篙者槳者。頓足叫罵。雖父子兄弟。若不相容。須臾風定。舟泊。置酒慰勞。歡若平生。甚矣。小人喜怒之無常也。文正曰。不然。向之頓足叫罵者。懼舟之覆。非有私焉。舟泊復好。又何疑耶。陳曰。然則羹者公與沈公之事。亦懼兩江之覆焉耳。今兩江定矣。而兩公之意不釋。豈所見出舟人下哉。文正大笑。卽日手書致文肅。謝過焉。

官場與詞場互爭

薛慰農太守時雨。掌教金陵書院。偶作白門新柳記。述秦淮之近事。續舊院之叢談。蓋亦畫舫錄板橋記之例也。風流韻事。本無關政要。時議禁樂籍。當事爲李雨亭。以此書爲禍魁。爰劈其板。且於書院扁試之時。各致譏彈。一則曰勸農詞。一則曰喜雨亭記。於是反唇不相下。白門士人撰有楹聯以記之。其聯曰。喜雨亭記。勸農夫詞。官場與詞場互肆譏評。果誰是。絳帳生徒。白門楊柳。風流本

儒雅。偶然遊戲亦何妨。

蝻食尙留井上果

李申甫布政湖南時。有梅姓官頗見信用。或戲爲聯云。蝻食尙留井上果。鴉聲啼殺墓門花。台諫摭入彈章。遂免官。

蝻食實者過半

萊陽李明經。嘗於某日訪某塾師。師傲不爲禮。李憤甚。見其瞽一目。睛突出。如李。遂爲作一破承云。請問其目。蝻食實者過半矣。夫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命題託諷

黃漱蘭侍郎體芳。督學江蘇。命題匪夷所思。錄遺時。貢監照例同場。貢題爲有成德者。監題爲有達財者。嘗有三縣童生合考。黃命題曰。有李。國人皆曰可殺。指李文忠也。曰。以左。是社稷之臣也。指左文襄也。曰。老彭。吾無間然矣。指彭剛直也。是可謂託諷於微矣。

鼈縣

府試慣例。頭二三場。分縣攷試。洎終覆。方合各縣童生於一棚而攷之。光緒中葉。有某郡守於終覆時。以鼈龍蛟龍魚鼈命題。六縣各作一字。首縣童生某。問隣號生曰。鼈字出在何縣。某應之曰。在別縣。因某縣文風甚劣。又係下縣。當作鼈字。自後。人遂呼某縣爲鼈縣矣。

長其長才不才

粵寇之亂。合肥某公以諸生隨營效力。累得優保。仕至江蘇巡撫。時學政丁艱。照例兼攝學篆。一日。招紫陽正誼兩書院山長宴飲。以爭坐位。各不相下。有人戲就此二事成一聯云。山長罵山長。正誼山長。紫陽山長。人各長其長。秀才考秀才。廬州秀才。蘇州秀才。未知才不才。

能不用心

南皮張文達公之萬年已耆耄。而神氣無殊少年。恭王問之曰。君何修而得此。張曰。吾無他術。獨能不用心耳。恭王曰。君真大能。爵位至高而能不用心。誠難

得也

腹中滿貯稀粥

張文達最愛演戲。有僧虛舟者。日在邸中。爲戲提調。甚寵暱。劉趕三譴之曰。有一僧死。見閻羅王。王斥其戒律不嚴。僧極陳守戒清苦。可請驗。王命剖視其腹。則滿貯清菜豆腐也。繼一尼至。王斥如前。尼亦力辨。且引僧爲例。王又命剖視。則滿貯稀粥而已。蓋北音稀粥。音近虛舟也。後被言官彈劾。逐虛舟出都。

戲提調

京師梨園最盛。公宴慶祝。別有演劇之所。名曰戲莊。將有事。擇能肆應者一人。司其事。曰戲提調。或作戲提調歌云。衆賓皆散我不散。來手班中管事之目未到我已到。巍然獨踞下場門。赫赫新銜戲提調。定席要便宜。點戲誇精妙。怒目看官人。

是日必向司坊中借二三執轡者。在門前彈壓。名曰官人。又曰小馬。輒語磨車轆。老師及各堂管事。轆夫。飯錢。雞附銷。且易得。罪故須磨。以饋。

講 徧索前年舊戲單。爛熟胸中新堂號。京師且稱曰相公所居之寓曰某堂。知其堂。知其其人始能點其戲。 大蠟

新試三枝頭。曰受熱曰坐蠟者皆京師俗呼爲靴頁。偶裝幾千弔。曰偶裝亦見。

其所費不非矣小香到。提調笑。喜祿病。提調跳。鎖得長庚跟兔。暫向櫃前存。待到半夜三更。自己轉灣仍放掉。吁嗟乎。三更曲罷尤可憐。昏花二目飢腸穿。左有牙笏。右掌櫃。小馬紛來滿堂前。堂前燈火全不見。陰森疑到閻羅殿。此時提調錦囊空。只餘三字明天算。

等老也而多寡分焉矣

京伶諺詞。有令人解頤者。同治乙丑會試題。爲上老老而民興孝。第三人某文中。有天子有老。庶人亦有老。天子之老。聚於一堂。庶人之老。散於四境。等老也。而多寡分焉矣。諸語。闕墨出。都人爲之譁然。會新進士宴總裁。同考官於文昌館。優人飾者老數人相見。各問訊年齒。有云九十者。有云八十者。有云七十六者。一人曰。吾輩皆老矣。又一人曰。雖皆老。然甲之齒多於乙。乙又多於丙。丙又多於丁。戊不能一律以老概之。又一人則恍然點首曰。等老也。而多寡分焉矣。聽者闕堂。四總裁及本房同考官皆愜然。未終席而去。

丞相登壇亦快哉

清稗類鈔 譏諷類

曾文正之督直隸也。因法教士豐大業一案。以天津守令遺戍。頗不滿於衆望。湘籍京官聯名致書詆譏。並將湖南全省會館中所有文正科第官階扁額悉數除之。文正鬱鬱無如何。及調任兩江。與知交書。有內疚神明外慙清議語。同治壬申。值六旬壽誕。方演劇稱觴。忽遞到一封口文書。亟拆閱之。僅詩一首云。笙歌鼎沸壽筵開。丞相登壇亦快哉。誰念黑龍江畔路。漫天風雪逐人來。文正亦不究所從來。亟納之袖以入。自是目疾增劇。俄薨於位。

老兄手段何如

李某某提督江南。威權頗重。其幼時嘗執圻人業。以憚於作苦。舍鋸而嬉。爲其師所逐。及粵寇擾湖南北。乃投營効力。其後削平大難。遂至專閫。一日。譙彭剛直。剛直見其廳事間粉飾精工。極口譽匠人之巧。李方謙遜。剛直曰。不知老兄手段。較此何如。李默然。

橫卻心腸

蘇州顧子山觀察文彬。居官有能聲。仕至浙江寧紹台道。旋以老疾告歸。歸後。

於所居築園亭。結構精雅。極幽閒之致。顏之曰怡園。有輕薄子謂之曰。彼築此園之金錢。乃橫却心腸。做寧紹台道得來者。故以豎心立于台字之旁。所以誌也。

北人不知南事

麟某官以翰林充國史館纂修。時年甫踰冠。一日。校羅澤南劉蓉等列傳。忽拍案而言曰。羅以一教官而保實缺道。並以布政使記名死。且請謚。劉亦僅候選知縣耳。乃賞三品銜。署布政使。外省保舉之濫。竟至是耶。惲彥彬時與同座。起而密詔之曰。彼等皆百戰功臣。其時若無湘淮軍。吾輩亦安有今日耶。麟曰。百戰何事。天下太平。當與誰戰。湘淮軍者。以何將軍帥之耶。惲曰。蓋與太平戰耳。君豈未知東南各省。大亂十餘年。失去數百城耶。麟大愕曰。北方安靖若是。老前輩所謂與太平戰者。此言尤難索解。惲曰。粵寇洪秀全起事。自稱太平天國。君不知耶。麟曰。晚生今僅二十餘歲。賊之事。何能知之。惲曰。君北人。宜不知南方之事也。

風魔了張解元

張文襄公之洞以鄉榜第一人捷南宮。好事者製爲燈謎。射六才子一句曰。風魔了張解元。

魔王

磨勘之例。乾隆己卯始嚴。時磨勘官宮太僕煥文閣侍御循琦。朱侍御丕烈。朱侍御稽盡心細核。指摘較多。世以爲魔王。蓋借魔作磨也。同治癸酉。梁京卿僧寶充小磨勘。爬剔極嚴。主司房考多獲譴。人亦呼梁曰魔王。至不安其位。乞病去。

文人吸雅片構腹稿

馬平王定甫通政。拯負時名。惟以吸食雅片爲一生之玷。此外尙有吳墨井。黎二樵及近今姓名顯著。膾炙人口之諸人。亦皆博學而有此嗜好。或云。學者終日伏案。疲勞已甚。假此小憩。可臥而構腹稿也。較之嫖賭徵逐。固勝一籌。且孝欽后以吸福壽膏著稱於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諸人皆挂名仕籍。宜其爾爾。

又鴉片產於英屬印度。爲文明之英人。販運來華。此亦文明空氣。宜爲文明人所飽吸也。

公門爲煙窟

鴉片盛行。官署上下。幾於無人不吸。公門之中。幾成煙窟。有人仿唐詩一首曰。一進二三堂。牀鋪四五張。煙燈六七盞。八九十枝鎗。

百年有盡先拚命

錢塘徐印香舍人。恩綬性方正。於博奕煙酒。痛惡深嫉。尤恨鴉片。嘗有詩諷吸煙者。詩云。瓊簫錦瑟並橫陳。玉琢金裝製作新。到口便醫心上病。行雲頻見掌中身。百年有盡先拚命。寸鐵無鋒慣殺人。怪底一燈青似豆。夜深風雨化陰燐。

可憐迎鳳德何衰

鄞縣陳魚門。觀察政鑰。居甬城迎鳳橋。慷慨好交游。座客常滿。以是多遭負。其族人。有悲之者。及卒。輓以聯云。魚鼈無靈。滿志成龍才未逮。門楣已倒。可憐迎鳳德何衰。

不甘跪拜

湘潭王壬秋闈運初舉於鄉。赴試春官。車行。見京闕矣。忽洒涕迴車。後亦嘗入禮闈。偶語人曰。我若會殿。必許狀頭。但光緒帝年太幼。引見時之跪拜。心有不甘耳。

鮑癩狗

奉節鮑武襄公超。身有癬痂。敗膚屑粒恆墮地。而略不顧。嘗侍宴於曾文正。文正洒酣。嘗述郭橐駝事。陰以調之。鮑直曰。今有鮑癩狗。庶可與古人作對耳。文正爲之粲然。蓋其時軍中羣以癩狗呼鮑也。

子宮

仕宦家宅之大門。必有一匾。顯貴者。如宮保第。大學士第。尙書第。總督第。中丞第等。恆以直匾書之。次者。如方伯第。觀察第。大夫第等。恆以橫匾書之。鮑武襄以行伍起家。官至湖北提督。錫封一等子。嘗於里中建築邸第。及落成。將揭一匾。門客咸謂得列五等。卽爲古之諸侯。諸侯所居曰宮。不必稱第。宜稱宮。而宮

之上有數字。頗難著筆。方擬議間。一客忽曰。可直書子宮二字。其他官秩。可括之矣。遂命匠製匾。匾成。將懸之。有黠者見而大笑。語客曰。子宮二字之釋義。果如何者。於是衆大悟。乃止。

飛牒捉鴛鴦

自經粵寇之亂。江寧省城荒廢。秦淮一水。無復簫鼓畫船之盛。曾文正公國藩。亟命興之。以規復昇平景象。後其弟忠襄公國荃。繼爲兩江總督。下禁娼令。薛慰農方在江寧。賒以詩云。六朝金粉久荒涼。纔有生機上綠楊。修到秦淮風月長。豈宜飛牒捉鴛鴦。忠襄見之。一笑而罷。

從今不畫四靈圖

秦淮某校書負時名。其父就養於曲中。狎客常見之。一日病死。有善畫者撰聯以輓之云。大可傷心。此老竟無千載壽。何以報德。從今不畫四靈圖。

其氣難聞

同光間。吳縣富人周自新。語言無味。面目可憎。而癖嗜烟。各種之烟。咸備焉。日

過午。輒口銜旱烟管入書場。聽評話。一僮從之。至則踞高椅。而呼其童。則高聲曰來。僮持水烟筒。捧以進。吸四五次。則伸手腰際。出鼻烟嗅之。好事者爲之聯曰。水烟旱烟鼻烟鴉片烟。無烟不吸。土氣臭氣脾氣牛臊氣。其氣難聞。人因呼之曰四氣先生。

此葛亮之所以爲諸也

光緒初。左文襄督陝甘。時布政使爲林壽圖。一日。文襄招飲。左右報某處捷音至。林頌其神算。文襄拍案大聲曰。此諸葛之所以爲亮也。已而臧否人物。文襄謂時下諸賢。類皆自稱諸葛。林亦拍案曰。此葛亮之所以爲諸也。文襄以其諷已而惡之。

此人流品亦僅爾爾

光緒初元。以曾憲敏公紀澤言。選派部曹傅雲龍。繆祐孫等。出洋游歷。祐孫官主事。游歷俄國。甫抵境。謁某總督。已出見矣。忽返身入。遣侍者語繆譯曰。此人戴曰頂官。太小。我兒之何爲。曩吾在華。嘗謁將軍金順。見其侍立左右。執水烟

筒之侍者皆戴白頂。可見此人流品。亦僅爾爾。不足語也。譯員爲之辯曰。此人之白頂。乃由考試所得。與金將軍侍者之白頂。迥不同。乃復出見。語次。猶屢以屈在下位爲祐孫惜。

百餘年前之竹汀工竊術

山陰趙某嘗於書肆購得錢竹汀庸言錄寫本。不知其已刻也。深秘之。改己名以自炫。會稽李蕤客侍御慈銘見之。詰曰。子作何與錢竹汀所著大相似。豈百餘年前之竹汀。亦工竊術耶。某慚沮不知所答。

觀音一日呼千遍

光緒時有何梅谷者。其婦垂老好佛。自晨至夕。必口誦觀世音菩薩千遍。梅谷以儒學聞於時。止之。則弗從。弗止。則恐貽士林笑。一日呼夫人。至再且三。隨應隨呼。弗輟。夫人怒曰。何聒噪若是耶。梅谷徐徐答曰。呼僅二三。汝卽我怒。然則觀音一日爲汝呼千遍。安得不汝怒耶。夫人頓時大悟。遂止。不再誦觀世音菩薩矣。

賴君一薦遂作散人

瑞安孫琴西官江甯布政使時。沈文肅公葆楨方督兩江。孫於沈。以詞館論。則孫爲後輩。以世誼論。則孫爲世叔。孫與沈往還。恆論世誼。以屬吏修衙參之故事。不數見也。沈積不能容。乃於年終甄別之考語中揭之。照例內轉太僕。奉旨之次日。孫詣沈。直以京卿儀注拜會。俟開中門。肩輿徑入。沈見其不以舊屬禮自待也。悲甚。及見。卽舉倪若水送班景倩故事頌孫云。世叔此行。何異登天。孫瞪目。作爾汝語云。賴君一薦。遂作散人。受惠多矣。煩君附片。請假數月。可乎。沈慍見於色。然無可奈何也。孫歸里。卽乞浙撫奏請開缺。優游林下。年逾八十而卒。

黔陽人贈詩陳令

陳某者嘗爲黔陽縣知縣。妻有才而悍。陳嘗陷賊。逸出。妻被賊留三年。卒攜子以出。陳性懦。公事時被干與。去任時。縣人撫其實事爲詩三十首送之。瀕行時。納諸轎中。陳又嘗出示禁花鼓戲。而妻篤嗜之。一日傳演。全班方爲錢儉豐某

雇演久之始至。著名龔姓小旦。又爲所留。大怒。遽嗾陳出火籤捕豐。至署半道。龔至。乃釋之。贈詩有云。鑿鑿花鼓鬧穿衙。那顧街鄰笑語譁。絕代風流龔小旦。四更猶唱海棠花。又云。一擊醋壘成粉碎。火籤標出鎖豐郎。陳將受代。時近歲暮。其妻獨身陸行赴省。爲之營幹。時繼任者已奉牌示。故格不得行。詩有云。口口乾娘多拜徧。宰官依舊返長沙。陳妻多拜諸顯宦。妻爲乾娘。故云然。楊玉科居長沙時。其妾五六人。陳妻均與結爲義姊妹。時陳殊貧。無以度日。陳妻乃縱其子與楊妾通。而掩執之。大捶撻其子。且欲理說其事。楊妾懼。宣露乃以三千金賄和。

將家

張文襄督蜀學時。有某生饒才藝。疏狂自喜。極承賞識。拔爲某書院高村生。及張督鄂。某人幕府。一日。張見某使扇。續一非人非猴之物。盤辟雙柱間。題李昌谷句云。吳質不眠倚桂樹。露脚斜飛濕寒兔。無下款印。曰將家。詢知爲某作。大怒。某亦負氣去。時人咸不解其故。旋聞使之妻名銀桂。卽張之寵婢。而以吳質

警文襄。以免警某使也。

漿子糊滿濟南府

張勳果公曜以行伍起家。喜弄文翰。撫山東時。學使約賞雪。座有藩臬。席間。張笑謂學使曰。今日雪。大佳。不可不聯句。學使答曰。甚善。但聯句須有次第。公官最尊。應先作。藩司次之。臬司又次之。予。主人也。宜最後。張亦不辭。徐吟曰。紛紛大雪空中舞。藩司接曰。遍地銀花如種土。臬司亦軍功出身。思索半晌。始言曰。灰麵堆滿不喫山。山東有不其山。爲歸德府。或傳不其山。誤。果誤。灰麵。不可喫也。學使因作一句以嘲之。漿子糊滿濟南府。以漿糊果。皆如漿糊也。

今日天氣果好

英使威妥馬居我國久。熟諳華事。歸國後。著一日記。詳載聞見。其言總理衙門云。總理衙門。與歐洲各國之外部。迥然不同。凡各國使臣至總理衙門。必具酒果。王大臣以次陪客同坐。一若以飲食爲交涉之要務也者。又中國雖事權不歸一。然大臣仍不敢各抒己見。每使臣發言。則各人以目相視。大臣視王。新入

署之大臣。又視舊在署之大臣。若王一發言。則各人轟然響應。亦莫非是言。若王不言。諸大臣必不敢先言也。一日。至署。諸人相顧。無敢先發一語。余不能復耐。乃先發言曰。今日天氣甚好。而諸人尙不敢言。惟沈某者。似覺不可復默。乃首答曰。今日天氣果好。於是王大臣莫不曰。今日天氣果好。不啻如犬之吠影吠聲矣。

作官亦識字麼

京伶小百歲者。丑角也。一日。演法門寺。去小監。科白時。謂扮趙廉之生曰。作官亦識字麼。吾道你只識洋文。不識國文呢。又嘗於五花洞中。自唱做官。不論大小。懂得洋文就好。其言若有意。若無意。又都中婦女。往往喜啣捲烟。一若表其時髦者。而不知泰西惟妓女吸之也。卽十三四女郎。亦復如是。伶卽假法門寺中之科白。謂宋玉姣曰。千歲。賜你錠銀。不可將去買捲烟。中含尼古丁質。吸之有毒也。

好香

某年祭太廟。總管忽於將事。丹墀中草叢叢然。未芟薙。執事諸員恐遭嚴譴。而畏總管勢。囁嚅不敢言。一筆帖式忽拔草而嗅之曰。好香。總管目之而笑曰。此草未嘗香。筆帖式曰。某方以爲此皆香草。故總管欲留之。以呈御覽耳。不然。何任其緣階被砌也。總管悟。乃立命鋤之。

扶搖直上

某撫之簡某關道也。實以八萬金預爲之地。復以一萬金賄某督爲之保舉。旣而果慶眞除。某太史賀之曰。老兄可謂扶搖直上。撫唯唯而已。不知中藏九萬二字也。

犬足亦跑折

某太史倜儻喜嘲罵。一日湖廣會館公宴。方就座。談次。及商情隆替。某忽率然曰。在今日謀買滙寶。以業接骨膏爲至佳耳。衆錯愕。不知所云。問故。乃曰。今日世尙逢迎。人上奔走。雖犬足亦跑折矣。其可不療以膏。而續其骨耶。

明眼人一口道破

山東某進士任知縣。惟知讀書。不理民事。政出多門。被人控於部。遂逮問。下刑部獄。某入獄坦然。所臥爲一巨榻。每日橫陳其上。披覽典墳。大以爲便。三年。遇赦。得免。獄吏來道賀。某徘徊不忍去。曰。此間僻靜。讀書最佳。可惜不能終老於此。是我到此數載。有不可解者一事。吏問故。某曰。我嘗思之爛熟。仍須請教。此榻極大。斷非此門可入。是先置榻於此。而後造屋否。吏笑曰。然。公輸子之巧。被君明眼人一口道破矣。某曰。豈敢。我特管中窺豹。略見一斑耳。

畢竟官場都是戲

浙江候補道蔣某。與候補知府楊某。同充某局差。蔣爲總辦。楊爲會辦。有某事。蔣執不可。楊銜之。一日爲蔣誕辰。凡候補同通州縣。咸往叩祝。楊亦與焉。蔣因宴各官。酒十餘席。楊故善飲。蔣則杯酒不能入口者。楊故酌酒爲蔣壽。蔣以不能飲辭。楊不顧。必欲蔣盡十爵乃止。蔣堅不飲。楊怒曰。在官廳。乃分上司屬員。此非官廳也。遽前扭蔣胸衣。蔣亦怒。起與毆。致几上紅燭鏗然墮地。各官咸起與勸慰。楊始悻悻去。當時有見其事者。因撰一聯以嘲之。聯曰。進宮獻策渡江。

偷書演來一部梨園。畢竟官場都是戲。上客揮拳。下僚屈膝。推倒兩行紅燭。那堪海屋更添籌。上聯隱兩君姓。下聯紀實事也。

憲臺升卑職

知州於通判爲屬員。公牘須用申文。而通判六品。知州五品。以品級論。通判又可升知州。故爲知州者恆藐視通判。而稱謂之間。又不得不稍稍自抑。嘗有知州與通判爭事。曰。俟憲臺升至卑職時。便知此事之難也。

州縣署有六聲

司法行政混合時代。俗吏之衙署。輒有三聲。笞杖算盤天平是也。至於政平人和。訟庭花落。厥爲雅吏。而亦有三聲。三聲者何。則爲唱曲爲吟詩爲下棋。

民之父母

某令以貪虐著。爲民所切齒者久矣。某年將解職。要邑紳贈匾。紳不得已。以民之父母四字貽之。有滑稽者題一聯於其旁。曰。蠹國殃民。別人說此之謂。橫征暴斂。自我看烏在其。

水晶板櫬

外官自監司以下。各級官員。莫不有候補者。一時仕途擁擠。大有過江名士。多於鯽之概。閒員遂隊衙參。往往聽鼓終身。無一差委。其官廳坐位。幾爲之穿。故滑稽家輒謂爲水晶板櫬焉。

孝廉方正

孝廉方正。必俟新君登極。由各州縣博訪特舉。曠典也。光緒初年。有左某以孝廉方正得官。出宰吳邑。乃其流品。與出身適成反比例。有人作聯調之云。曾是謂孝惡能廉。可欺以方奚其正。又有嘲人之黃緣孝廉方正者。曰何謂孝。逼得母親上了弔。何謂廉。每月常放二分錢。何謂方。渾身都是楊梅瘡。何謂正。丫頭老媽沒乾淨。

村塾賦

上虞陳燧有村塾賦。窮形盡相。非深於世故者。不能言。其警句有云。三尺五尺之童。一楹兩楹之屋。到小人國中。自儂居長。在蜜蜂窩裏。由我稱王。又爾其爲

勞也。如持脫錐而鑿頑石。如策跛驢而涉高崗。又爾其爲悶也。如蚊蚋之並集於座。如嬰孩之羣號於牀。又漢令欲伸。防謝夫人之却立屏後。齊壇欲盟。憂鄰從事之躲。在帳前。

嘲私塾詩

有嘲私塾七律一章曰。一陣烏鴉噪晚風。諸生齊放好喉嚨。趙錢孫李周吳鄭。天地玄黃宇宙洪。三字經完翻鑑畧。千家詩畢念神童。其中有個聰明者。一日三行讀大中。

村學究文

有仿制藝體集四書成語嘲村學究者。其撰人爲尤十郎也。文云。誨人不倦。可。以爲師矣。夫人幼而學之。必有我師焉。與鄉人處。學而不厭。吾見其人矣。達巷。黨人曰。夫子之設科也。十室之邑。皆有所矜式。來者不拒。亦教誨之而已矣。久。矣哉。教者必以正。生斯世也。爲斯世也。一鄉皆稱愿人焉。夫子之謂也。有人於。此。正其衣冠。動容貌。規矩準繩。子爲誰師也。彼一時。舍館未定。則皇皇如也。此。

一時也。舍館定。以約失之者鮮矣。至於日至之時。率其子弟。爲貧者自行束修。以上。未嘗無誨焉。可以處而處。不其然乎。踐其位。居之不疑。學詩乎。學禮乎。語之而不惰者。坐而言。自以爲是。誦其詩。讀其書。諄諄然命之乎。徐行後長者。往送之門。學送上禮儀三百。薄乎云爾。拜下。與之坐。上焉者。然後爲學。願竊有請也。力不能勝。從先生者。傳就外是或一道。附之語人曰。予小子得其所哉。童子六七人。聞其聲。辨之弗明。鳩舌。其徒數十人。觀其色。不違如愚。涕出有酒食。先生饌。殺鷄爲黍而食之。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待先生不踰矩。送節規有童子以黍肉餉。亦可受也。斯受之而已矣。學之不講。請問之。夫子不答。他日未嘗學問。論篤是與。奚可哉。以釜餽饗。館雜受一廛。外人皆稱夫子饗殮而治。自得焉。樹墻下以桑。學是村學不厭。教不倦。先生之號。誰敢侮之。處畎畝之中。循循然善誘人。先生之志。人皆信之。初命曰。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小子聽之。必敬必戒。再命曰。視思明。聽思聰。疑思問。必使學者。不愆不忘。繼而有師命。今日之事。予將有遠行。至於今千歲之日至。若合符節。可以假館。如冬至類吾黨之小子。盡信書。非

禮勿動。無違夫子。當是時也。門人小子。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先生將何之。吾見其居於位也。作之君。作之師。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無所不至矣。爲問。夫子言之。自外至。則見而知之。蹶者趨者。不已急乎。入門。勃然變乎色。以杖搏執之曰。今若此。何必讀書。鄙哉。硜硜乎。相向而哭。血之流不得免焉。噫。今之學者。易地則皆然。

尊公亦受約束

光緒間。兵部郎中某居京師。兵部窪中街。時封翁就養在邸。其廳事懸一聯。上句云。治家嚴如軍令。或問之曰。何尊公亦受約束耶。某悟。乃撤去。

翻令我作丈夫難

北人何某嘗仕於朝。初官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改部曹。夫人某氏。閩威甚厲。以何失翰林。怒甚。何長跪以謝。乃得釋。既入工部。贖百金。往拜滿尙書爲師。某嫌其非。怒斥之。端午橋爲撰一聯曰。百兩送朱提。狗尾乞憐。莫怪人嫌分潤少。三年成白頂。蛾眉構釁。翻令我作丈夫難。

八寶豆腐羹

光緒時。王可莊修撰仁堪出守鎮江。初蒞任。訓導某晉謁。王言及某侍郎有撫蘇之訊。某曰。某侍郎與卑職。某科同年也。繼復談及蘇籍之京師當道。如潘文勤公祖蔭翁相國同縣諸人。某則云。是與有戚誼也。是與有世誼也。既又言蘇省現任之督撫將軍。其中固非盡由科第起家。而某亦謂悉有年誼。王乃大愕。知其依草附木。嚮壁虛造也。因語之曰。俗稱教官爲豆腐官。君之親朋。既皆大人先生。可爲奧援者若是之多。而猶寂守首稽。則此豆腐必異尋常。當爲八寶豆腐羹也。君誠足以自豪矣。

左文襄諷藩司

左文襄素有兀傲名。督兩江時。年齒既尊。一時顯達。出其部下者至夥。故兀傲益甚。嘗令材官某投書於江甯藩司。囑其面投。及見藩司。卽與升炕並坐。侃侃而談。藩司不悅。翌日上院。舉以告左。左呼材官至前。責之曰。昨日命爾送信。爾公然與藩臺大人分庭抗禮。荒謬絕倫。須知藩臺大人之炕。非我之炕可比。我

之炕。由爾睡。由爾坐。藩臺大人之炕。豈有爾之坐位乎。藩司聞之。大不安。退而問巡捕。始知某蓋題奏提督。賞穿黃馬褂。曾署某處總兵者也。又一日。藩司謁左。見其親兵戈什哈坐於儀門。未起立示敬也。告之左。左令巡捕傳諭。於藩臺大人回署時。站隊恭送。以贖先倨之罪。須臾。送藩司出。鵠立大堂兩旁者。皆紅頂花翎。

福州無福

光緒甲申馬江之役。當局者張佩綸。張樹聲。何如璋。何璟。皆一時人望所歸。乃不戰而潰。誠出意外。一時八閩兒童。連臂踏歌。有福州真無福。法人原無法。兩何沒奈何。兩張沒主張之謠。當未敗時。何璟終日禮神。樹聲終日奔走詢人。時人諱曰制臺不要頭。撫臺不要脚。

入表經營三人會辦

光緒甲申。中法事起。張文襄由晉撫擢粵督。吳縣吳中丞。大澂豐順張副都佩綸。侯官陳閣學寶琛。均奉旨會辦南洋軍務。副都以敗於馬江。革職遣戍。陳亦

責降惟吳無恙。時有撰聯嘲之者云。八表經營。也不過山右禁煙。廣東開賭。三人會辦。且先看侯官降職。豐順充軍。甲午之役。吳自請督師而潰。亦遂罷官。先看二字。遂成語讖。至上聯云云。則以文襄初授晉撫時。到任謝摺。有身繫一隅。敢忘八表經營語。且撫晉時嚴禁種植鴉粟。督粵時奏開闢姓之禁也。

三品功名丟馬尾

光緒甲申。張佩綸督師馬江。與法人戰。敗績。鬱鬱不樂。後入李文忠幕。適喪偶。文忠妻以老女。遂晏居白下以終。或作聯嘲之云。三品功名丟馬尾。一生豔福仗蛾眉。

欲作繡衣難引線

粵東某女士負才名。于歸之夕。例有鬧新房之舉。來賓出聯索女屬對。其聯曰。花徑碧烟迷野蝶。衆中有簡某者。小有才。而性傲。言多輕薄。女厭忌之。因聞人呼之爲簡先生。故知其姓。遂應聲答曰。竹門白日繫山牛。簡不悟女之嘲己也。猶鼓掌贊賞不已。衆亦鼓掌戲簡曰。君爲山牛。自宜至今不得青一衿也。女聞

言轉出聯以試簡。聯曰：密眼花針。欲作繡衣難引線。蓋取繡與秀同音。粵人呼秀才爲秀。笥粹無以對。衆大譁。女以簡有不豫色。遂開摺扇以蔽面。簡始觸悟曰：疎骨摺扇雖遮粉面不全封。蓋粵人呼處女已破瓜者曰不全封也。衆大笑。女赧然退。

惜不書孤拔頓首

張靖達公樹聲既卒。李苟農侍郎嘗服其布置砲臺之得法。取司馬懿過諸葛孔明營壘歎爲奇材意。用於輓聯。末句曰：每經營壘歎奇材。時正甲申也。于晦若侍郎式枚聞而笑曰：惜下款不書孤拔頓首耳。

碧理小兒

譚碧理提督江南。某年督宮保銜。譚喜作孽窠字。而每喜書多福多壽多男子。曰富曰貴曰康甯及窮不到頭富不到底等字。一楹聯。一橫幅。時時持贈於人。嘗鐫一圖章。文爲青宮少保。有所書。必鈐於上。譚者曰：青宮少保。可對碧理小兒四字。譚聞之。乃輟而勿用。

榮於華袞

李文忠公性好謾罵。所昵或將登用者。則罵尤甚。故左右輒以被罵之輕重多少。卜憲眷之衰隆云。督粵時。有思得中軍者。願與藩司觸忤。或言君欲中軍而與藩司不洽。似不可。此人遽曰。是無慮。前日中堂已罵我滾矣。蓋武人心無回曲。竟直言之也。或改成語。以譏之云。一字之滾。榮於華袞。

渾蛋

天津某令性糊塗。素有渾蛋之目。一日有某婦以事起訴。陳說再三。令不省。婦怒曰。宜外間有渾蛋之號也。今聽斷如此顛預。果是渾蛋。人言固不誣耳。令叱曰。胡說。渾蛋之如我者。能有幾耶。

張得開管不緊

直隸樂亭縣有宋劉二姓。富而驕者也。科舉時代。二姓或賄買官吏。或僱用槍手盜取科名。某年縣試。知縣張某啖劉之賄。劉姓子弟盡列前茅。府考時。太守管某又受宋之託。而宋姓亦皆列前茅。衆大不平。因贈聯以嘲之曰。頭場劉二。

場宋。宋進去。劉出來。彼此同樂。知府管。知縣張。張得開。管不緊。上下皆鬆。

一日看花千金買笑

潘文勤公祖蔭嘗詣徐相國桐所。徐方以道學自命。時適有門生在座。徐殷殷然以立身敦品相勉。嚴戒狎游。刺刺不休。文勤從旁止之曰。可勿過慮。近來舉子。類屬寒賤。京官亦多窮窘。斷無餘貲。以供揮霍。那能復如往時。吾與老同年。一日看花千金買笑之豪舉。無前也。語罷。猶故爲咨嗟太息者久之。徐赧然。

造二十

桂某。羸鄙無文。由都統改官某部侍郎後。例須畫稿。一日書開字。將一橫忘去。變成開字。端方聞而笑曰。彼欲使吾輩至其門中造二十。二十者。極卑賤之土窯游費也。

石不能言最可人

山東候補道李某某善事上。能揣摩色笑。李秉衡撫山左。每見屬僚。輒如泥塑。素惡人之喋喋。而某知其隱。噤齟無一語。頗蒙獎許。時人贈以詩曰。石不能言

最可人

酸丁

各省文武官敵體者之相見也。賓至署。儀衛止儀門外。賓由中門入。至外堂檐下。下輿。馬主人迎於檐前。賓告辭。主人送至初迎處。視乘輿馬。乃退。若督撫之於京朝官。或宜以賓禮相待之客。則不論其官職之崇卑。及有無官職。必送至輿。輿固預待於二堂也。南皮張文襄公之洞作鎮時。歸善江孝廉逢辰分校某書院。一日。徒步謁文襄。號房未見江。輿而內促不已。文襄與江均植立二堂。號房乃設法強他人輿人。令舁之歸。江於此茫然也。居數月。江又謁。又聞內呼請轎之聲。請轎者命舁輿入也。號房探之曰。江老爺乎。酸丁也。是固不費一錢而欲令大帥爲之代出輿資者。有成例。復以他人輿舁歸。江仍茫然也。

謝地

張文襄由督撫擢督兩廣。命下。粵中輿情大懼。幾有我後來蘇之望。乃下車後。首開賭禁。辦事者務鋪張。以建築廣雅書院言之。且糜帑至數十萬。督粵未一

年怨言繁興。殆爲左右所累也。其尤不嫌於張者。歌之曰。聞公之名。驚天動地。望公之來。歡天喜地。見公之事。烏天黑地。願公之去。謝天謝地。

虛有其表

武昌漢陽門東有黃鶴樓。張文襄督鄂久。尋入相。鄂中官民懷之。卽其地建一樓。顏曰奧略樓。前有時計鐘。絕大。然實無機括。針指不能動。有乘舟行江中。望而誦之者曰。文襄以喜舉新政。著稱於時。然所行新政。類皆虛有其表。亦有異於此鐘否乎。

盛唱燭影搖紅詞

張文襄以好士稱。嘗謂其友曰。贊而來見者。吾皆倒屣。不識外間議論如何。友曰。自公大用。外間盛唱燭影搖紅之詞。文襄驚問故。其友朗誦其卒章曰。幾回見了見了還休。爭如不見。遂相與大笑。

佐其浮沈

錢念劬太守客日本東京。忽得張文襄密電。促令歸國。錢束裝就道。既至省。服

便衣往。謂司關者曰。煩傳語。欲見。請以今日我明日仍往日本。司關者如其言。果見。談次。張言及梁廉訪鼎芬曰。舉平日所知所能。盡以佐其浮沉之具。此二句乃為無勇也。越文不。此節庵之謂也。錢遽曰。若卑府則殘魂雖餒。不得依祖宗邱墓之鄉。肝腦所塗。不得汚中國帝王之土。此四句亦才調集。羅虞廉於海隅而賦之。題文。張默然。遂端茶送客。

君是好人

有名士王某嘗任江西某郡守。好作詩。有見其所刻集者。中有句曰。三聲大礮響。兩扇總門開。餘可想矣。嘗就質於李芋仙。李曰。君是好人。王曰。我問者詩也。非人也。李曰。君能不作詩。更好。王抱慙而去。又嘗獻稿於某太史。太史點頭曰。有派頭。王喜。更問是何派頭。太史曰。是貴戚鳳陽派。鳳陽丐者多持小紙一具。口中唱歌。沿街乞錢。

鷹猿獐鶴

光緒中葉。孝欽后萬壽。常熟人方以賽燈祝嘏。而常熟教諭殷某某。訓導張某某。皆以貪賄為諸生所憎。乃製燈牌二。一繪鷹猿。譏殷某某也。一繪獐鶴。譏張

某某也。而導以缺齒之老獅。意若曰。此乃無恥之老師耳。

富有根貧無底

常熟有以胥吏起家之富豪某。爲鄉里所不齒。邑人亦於賽燈時作像生牡丹花以諷之。花插於無當之紙瓶。瓶實以泥蓋。隱寓富有根貧無底之義也。

送窮文

窮鬼爾來。我乃語子。子不他適。纏我欲死。今之世界。勢位是承。以爾睚我。每受人憎。古今論交。富豪是艷。以爾親我。每致人厭。爾之所恃。顏頰自雄。由今衡之。非錢不工。爾之所長。廉潔自持。由今觀之。曾不重斯。青春耽誤。白首速來。爾尙戀吾。吾其何哉。我欲盡言。爲爾詳告。何如速去。自他有耀。俄而有物。似人而非。破爛之冠。百結之衣。願予歎曰。子誠夢夢。責已何輕。視人何重。子謂貴者。自謂不如。吾視貴者。尸居之餘。子視富人。瞠乎其後。吾視富人。但有銅臭。子雖不富。富有詩書。雞林虎觀。瀟灑自如。子雖不貴。貴於仕宦。百城坐擁。何假南面。笑人富貴。奚啻浮瀛。以子立言。不朽千秋。二者相較。孰劣孰優。子不自立。反以我仇。

予乍聞言自疑自信。忽悟君子窮真非病。

洋錢非我國物

錢某某以理學名。或加以守舊鬼之徽號。必嘵嘵爭辨。其一切應用品物。概無冠以洋字者。如洋布洋油洋緞之類。錢視之穢物也。有留學生某投刺請謁。以其名片乃洋式。惡之。辭不見。翌日。某贈以洋裝五經彙解一冊。大怒。擲池中。某曰。此聖賢經義也。先生何忍污蔑。乃爾。錢曰。洋式書中。決無聖賢經義也。某頷之。未幾。值其誕辰。某乃持墨西哥銀幣一元。往爲壽。錢喜甚。亟納之袖。某大呼曰。適間菲儀。爲洋人之銀幣。卽俗所謂洋錢者是也。非我國物。錢有惡色。囁嚅道謝而已。

先生頭腦太冬烘

光緒中葉。學校漸興。而未經改良之私塾。尙所在皆有。有爲詩以嘲之者。詩云。擺來桌椅縱橫亂。七八兒童上學堂。一塊紅毡鋪地上。拜完老孔拜天王。俗呼童生爲童天。王私塾師以童生爲多。先生頭腦是冬烘。架子居然像不同。坐在一張高椅裏。戒方一

響逞威風。嚇得兒童魂也消。宛如老鼠見狸貓。擡頭怕看先生面。天地君親着力號。溫完大學讀中庸。功課偏無半刻鬆。還有一樁可怕事。背書弗出跪燈籠。只許自家隨意樂。學生嬉笑便含嗔。身邊常帶潮煙管。搨起來時亂打人。

置天下人於何地

光緒時。長沙孔某某舉於鄉。是科第三。藝題爲而盡力乎溝洫。文分三大段。段末結語。爲其將置我於何地。其將置衆人於何地。其將置天下人於何地等句。人多笑之。翌年計偕。瀕行之前一日。其友某爲之祖餞。主人延孔首座。而遜避第二席。一客推之起曰。足下坐此。其將置我於何地耶。乃依次遞讓。至第三第四。諸客同聲曰。其將置衆人於何地耶。急趨末座。衆復譁然曰。其將置天下人於何地耶。相與鼓掌大噱。孔乃還坐己位。卒踟躕不安。坐未終席而去。

陶者何人鑄者何人

長沙城中有某鉅公者。掌教嶽麓書院。歲惟巡撫送學時。隨之入院而已。有院生孔復生者。憲教第三子也。一日揭帖於講堂。有古人師弟之間。情誼最親密。

故師生有同游者。有同寢者。今院長不住院。則諸生陶者何人。鑄者何人。我等學業必致荒廢等語。末言將聯合全體請求院長住院。若院長不允。則當稟請中丞。械請院長住院云云。帖後署名有心人。

有鼻之人奚罪焉

江左有曾爲侍御者某。好吟詠。偶至京師南河泡。題詩於壁。明日。臨桂王幼霞侍御鵬運亦往遊。見之大笑。乃故作俳體詩。次原韻以譏之。中有二句云。拖泥帶水荷花塘。中間坐個老爺王。詩爲某所聞。大怒。搯王瑣事劾之。摺有二句云。王鵬運性情既甚乖異。面目亦復不全。蓋王少年冶游。曾患梅毒。鼻因以毀也。某且語人曰。老爺王無鼻。

逾年。舉行京察。有部曹某與王同姓名。已列一等。有外簡道府之望矣。主計典者曾徵聞某摺有面目不全語。意謂此人體既殘。恐不足勝方面之任。乃於其姓名上作一符號以識之。及引見。遂未記名。彼蓋誤認部曹爲侍御也。或作文虎以譏之云。王鵬運京察一等不記名。射四書一句。則有鼻之人奚罪焉七字。

也。

德去德來

光緒中。某省巡撫德某。以事爲某御史所劾。去職。繼之者爲德某。亦爲衆所怨。贛人因書揭帖。伺人弗察。粘於繼任所乘肩輿中。云。德去德來。皆是德。財多財少。總貪財。德見之。大怒。責輿夫弗慎。笞之見血。不能舉步。後又有人作一聯。粘於輿中。云。德去德來。無人見得。轎前轎後。有足皆躄。贛人讀躄若蹠。與轎字叶音也。

誠心誠意看戲

德某酷嗜聲劇。優伶之負盛名者。雖遠道。如京師。如天津。如上海。必羅致之。節轅除忌辰外。無日不笙歌沸天也。新建令汪以誠。有能吏名。專爲撫轅主辦劇政。卽俗所謂戲提調也。邑署事無大小。悉付他員代之。是時贛人爲製一聯曰。以酒爲緣。以色爲緣。十二時買笑追歡。永夕永朝。酣大夢。誠心看戲。誠意聽戲。四九旦登場奪錦。雙麟雙鳳共銷魂。額曰。汪洋慾海。四九旦雙麟雙鳳。皆伶名。

也。

毋寧爲完全之伶人

伶界中有平等思想者。德珺如一人而已。珺如爲相國穆彰阿孫。以廢生內用。嘗官某部主事。而其父與程長庚交甚摯。珺如既長。好與伶人游。唱青衫。歌反二簧。喉舌間似奏笙簧細樂。及父卒。益放浪形骸。以客串爲樂。遺產殆盡。各園主以其聲調之足以左右座客也。遂勸之搭班。於是爲伶人矣。有叔曰薩廉。字檢齋。官至侍郎。止之曰。優伶賤業也。吾家何堪爲此。珺如曰。吾日用至奢。叔能我助乎。倘能助我。將改業。如其未也。請許我自由。優亦營業之一。亦何嘗辱及先人哉。叔必令余棄優而仕。試問今日之官之心理之才識。超出伶人之上者。能有幾人。與其爲齷齪之官吏。毋寧爲完全之伶人。貴賤非所計也。薩無以難之。乃曰。卽爲伶人。亦不宜唱包頭。珺如曰。改唱小生。何如。明日。卽唱黃鶴樓。儒將風流。宛然公瑾。喜怒哀樂。描摩盡致。次日。演奪小沛。羽翎一發。直貫戟心。尤爲他人所不及。由是珺如之名。噪於京師。惟不供奉內廷。懼以門第獲譴也。

嘲科場聯

有作聯以嘲科場者。光緒朝某科。浙江正主考爲殷如璋。副主考爲周錫恩。聯云。殷禮不足徵。業已如瞶如聾。那有文章操玉尺。周人有言曰。難得恩科恩榜。全憑交易度金針。某科。廣東正主考爲劉福姚。副主考爲薩廉。監臨爲巡撫許振祿。總督譚鍾麟。聯云。公劉好貨。菩薩低眉。少許勝人。空譚無補。某科。浙江正主考爲李文田。字仲約。副主考爲陳鼎。字伯商。聯云。舊有文名。李仲約無非約略。新開鼎記。杭城。並名。陳伯商大可商量。某科。浙江正主考爲烏拉喜崇阿。副主考爲惲毓鼎。聯云。烏不如人。只少胸中一點墨。軍無鬪志。都因偏了半邊心。某科。某省正主考許某。文理不通。每中一卷。副主考必齟齬與爭。忿甚。因撰聯紀之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吾其能與許爭乎。某科。某省兩主考不重文字。填榜日。遇有缺額。於几上落卷中。隨意抽取。聯云。爾多士論。運不論文。碰咱老子用手。不用眼抽。光緒辛卯。浙闈主試爲李端。遇費念慈。時有聯云。木子公木不可言。偏於兩浙有緣。無端遇合。弗貝兄弗爲己甚。但有千金相贈。舉念慈祥。

要之。科場人多額少。自必有榜發見遺之士子。好事者肆口雌黃。亦驟以洩憤耳。不識文字及有心作弊者。固亦千百中不得一二也。

某科會試總裁爲常熟翁同龢。第三場策題。史學輿地率多舛亂。好事者就其謬誤。撰聯云。司徒托體姜嫄。可憐簡狄淒涼。當日虛徵元鳥瑞。拓拔建都統萬。爲問平城寥廓。何年改作赫連王。額曰。人地生疏。某科會元劉某覆試時。居煞尾。總裁爲滿洲某相國及孫毓汶。祁世長兩尙書。孫。山東人。祁。山西人。或戲贈以一聯云。萬金能賣會元。是傳聞也。顧何以忽而榜首。忽而榜尾。八旗不識文字。亦常事耳。而況又加以老東。加以老西。是亦言過其實也。

都人讀毫爲毫

光緒辛卯。皖省藩司某署皖撫。亳州牧某往見。延入。坐定。問曰。亳州去省城若干里。某答曰。卑職任亳州。非毫州。某訝曰。亳州之毫。都人皆讀作毫。君乃讀作卜。豈不相差太遠乎。未幾而御史劾以目不識丁。去職。時合肥蒯光典在金陵。對人呼寃不置。謂嘗往謁。聞其對僕人云。速請朋大人。然則蒯字雖不識。尙明。

明識得明字也。且又識毫字劾以目不識丁。不亦冤乎。

半聾不聾

都門有炳半聾者。旗人覺羅也。工篆刻。不輕爲人作。半聾不聾。意謂時人之言。大半不堪入耳。故以半聾自號。

歸來猶帶粉花香

光緒時有王某者。官部曹。充軍機章京。居正陽門外。某夜人直。忘掛珠。方驅車入城。而門已閉。忽覺之。因乞借於東城汪某。汪以王軀短。檢其婦所帶者假之。王致謝時。戲吟曰。百八牟尼珠一串。歸來猶帶粉花香。汪卽變色而入。王出。則汪已候門外。持刀相撲。王亟促御者疾馳。汪以刀斫車輪而返。明晨仍持刀覓王。王遂乞休沐。久之始悟所吟爲乾隆時譏某相乾女之詩。卽汪之曾祖母也。

中日戰事諷聯

光緒甲午中日一役。有人以其事實爲對聯曰。王文韶王文錦天津辦防務。李鴻章李鴻藻地獄打官司。又曰。棄豐台翁孫雙割地。使日本父子兩全權。又曰。

衛達三銜冤呼菜市。劉坤一拼命出榆關。旅順口已歸日本。頤和園又搭天棚。
招待黃
劇也

訪鶴吹牛

翁叔平相國同龢喜參鶴。光緒甲午其園中所參之鶴有飛去不返者。乃自書賞格並訪鶴二字榜於京師正陽門甕城中。慕其書者見之輒揭之去。三易而三揭。時吳清卿中丞大激方以湘撫督師。禦日人而無功。或撰聯語以紀之云。翁同龢三次訪鶴。吳大澂一味吹牛。實亦言之過甚也。

深於黃老

光緒甲午之役。吳大澂督師赴敵。及啓程。沿途以鑄工自隨。以手自摹仿夏商彝卣文字。銘其槍幹。斑駁幾徧。一夕師次北道某寺。寺僧來謁。見其輕裘緩帶。取所銘槍。次第摩挲。狀極暇豫。僧退而輕之。語其徒曰。朝廷真欲以儒將致敵果耶。未幾率師歸。仍宿寺中。僧復謁之。出語人曰。貴人作止。洵不可以倉卒測哉。或叩其胡以前後易評。僧曰。兵凶戰危。臨事無懼。故輕之。旣敗矣。暇豫猶昔。

襟懷澹定。非深於黃老者。其孰能之。

百人有五十磅

光緒甲午。陳湜領兵出山海關。時後路糧臺委員爲某同知。年家子也。貪甚。采購棉衣。報銷一萬件。其實十之四五而已。陳軍書旁午。無暇兼顧。一日。宋慶來。譚次。宋故作談諧語曰。聞貴營一百人。僅得磅五十。其半晨即起。其半尙睡。以候磅有諸。陳大駭。按得其事。密令人授意使去。明日移疾歸。

王壬秋游仙詩

王壬秋所著湘綺樓集。有游仙詩四首。皆刺光緒朝。負有時望之京外諸要人。而作者也。其一詩則云。湘瑟清秋更懶彈。祇言騎虎勝驂鸞。謂余東華舊史猶簪筆。謂王南嶽眞妃肯降壇。謂魏叔夜只憑金換骨。陳平何用玉爲冠。各有所指

時從軍者淮王自許能嬌貴。卻被人呼作從官。指李鴻章請

巧妻常伴拙夫眠文

有人以巧妻常伴拙夫眠爲題。作制藝者。極合光緒初年墨裁。頗足解頤。文云。

有足爲巧妻解者。雖伴眠亦可無憾焉。夫妻而曰巧拙。夫非其倫矣。而胡爲眠竟常伴也。詎非天哉。且自天地靈秀之氣。不鍾於男子。則夫其所獨鍾者。宜其愛惜甚至矣。乃不惟不愛惜之。而顛倒摧殘之。使之日汨沒於寢興寤寐之間。而幾不克以自保。而身歷其境者。大都習聞見而順受若固然。而並不敢問天意之何居也。今夫一定者。前因鳳凰卜和鳴之雅。而兩岐者。資稟薰蕕占臭味之殊。彼巧妻與拙夫。何容相提並論哉。雪膚花貌。斌媚能增。繡口錦心。聰靈獨絕。而亦非有精而無蟲也。克勤克儉。更不辭縫紉井臼之勞。於是戚族之間。有交譽其賢能者。而姑嫜妯娌。無論矣。斯巧妻之巧。蔑以加矣。飽食暖衣。寸長莫展。蚤寢晏起。一藝難名。而亦非大智之若愚也。不識不知。幾莫喻網繆化醇之妙。於是日用之端。有難期其洞悉者。而事業功名。何望矣。斯拙夫之拙。弗可及矣。且夫妻與夫敵體之稱也。巧與拙。懸殊之勢也。何巧者常不與巧遇。拙者常不與拙遇也。此其中蓋有天焉。氣數之限人。豐於此者。嗇於彼。使妻巧而夫亦巧。則乾坤之清氣。畢萃於一門。豈不甚美。而天弗許也。彼蒼之賦物。益其寡。

者哀其多。使夫拙而妻亦拙。則宇宙之棄材。轉成爲嘉耦。亦復何傷。而天不爲也。不然。眠何事也。而漫使伴之哉。是不必爲巧妻惜。是不必爲拙夫幸。且夫房幃之昵愛。彌徵誼篤。唱隨耳。妻也名姝。可耐鷄棲豚栅。夫也笨伯。竟諧燕侶鶯儔。儼然冰炭之投。而相近相親。亦復盟山而誓海者。無他。數之常不可逃也。誤我聰明。悔奪天孫之錦。爲郎顛顛。敢憎月老之繩。藍筍象牀。乃至載幽憂而不足。旁觀者或猶有名花墮溷之傷也。縱目染而耳濡。伴之有年。拙者或爲巧者化。而奏功非旦夕。不知摩盪幾經矣。東牀之腹。竟坦當年。西子之眉。不顰何日。爲夫者尙其自知愧勵也夫。且夫牀第之燕私。益見情深伉儷耳。妻也鍼神馳譽。錦何讓夫回文。夫也椎魯貽譏。碑竟同於沒字。勉爲鑿柄之入。而可親可狎。亦復浹髓而淪肌者。無他。事之常。若無異也。實偏處此。忍忘戒且於雞鳴。彼懵不知。未必懷慚於鳩守。錦衾角枕。相與歌同夢而難甘。有心人不能無彩鳳隨鴉之慨也。縱神離而貌合。伴之雖久。巧者寧爲拙者容。而聚首在晨昏。夫固瑕瑜不掩矣。但得雙飛。那輸胡蝶也。拚獨宿。卻羨鴛鴦。爲妻者尙其自安時命也。

夫。嗟乎。清才濃福。二者難兼。名士美人。千古同歎。此其中蓋有天焉。彼姝者子。雖欲不安常處順。得乎。

釐正文體上論書後

光緒朝。有詔釐正文體。孝欽后之意也。或仿制藝體。書其後。寓諧於莊。聲調諧暢。文云。聖朝崇正學。國本不搖矣。夫文體固與國體攸關者也。釐而正之。不綦要歟。且夫八股之學。創自有宋。盛於有明。至本朝而斐然可觀。燦然大備。固文章之極軌。邇治之鴻規也。乃自喜事之徒。鄙爲無用。趨時之士。棄焉如遺。聖人有憂之。光復典章。釐正文體。煌煌硃諭。炳日星焉。君子曰。是之謂女中堯舜。夫人皆知廢八股。復八股之說。之是非矣。曾亦知八股之文體。固何在乎。八股爲孔教之眞傳。待後守先。直延堯舜禹湯之一脈。點竄典謨之字。出入風雅之辭。語貴不離宗。願志士名流。唐宋以來。書勿讀。八股爲聖朝之定制。震今鑠古。直合文章經濟爲一家。局則擬行世之文。調則效登科之稿。言之如有物。恐矜奇好異。朝廷從此法難寬。可勿正哉。論坐言起行之理。儒士精神虛耗。八股誠足

以誤人似也。而不然也。彼則謂大而能通天人之奧。小亦足包格致之精。苟能養到功深。儒將名臣。由此其選。所謂學有本原者。視此也。彼習非所用之言。老成者。早鄙爲惑世之妄談矣。挽既倒狂瀾。不幾賴彤廷之釐剔乎。論拘文牽義之爲。學子固執鮮通。入股或足以病國。似也。而不然也。彼則謂出雖無濟世之良才。處可爲安貧之愿士。苟能讀書守分。人心風俗。卽有所裨。所謂學無浮慕者。視此也。觀民可使由之語。有國者早奉爲馭才之妙術矣。作中流砥柱。不仰藉深宮之訂正乎。士習之衰。不可回也。聲光化電。甘師巧藝之爲西地愛皮競效橫行之字。勢勢浪浪。謬誇有用材焉。恨不能令讀入股耳。今得聖母當陽矣。講求正學。綸綍類宣。語好新奇。功令有所必黜。吾知培閭左之佳子弟。蔚朝右之賢公卿。在此一舉也。列祖列宗。在天之靈。實式憑之。已。聖治之隆。之萬。不替也。金陳章羅。頒爲程式。譚林楊宋。在所誅鋤。穆穆皇皇。羣上無疆。頌焉。何莫非重視入股哉。今又懿旨下降矣。誥誠試官。稟承有自。鑒衡偶舛。磨勘之咎難辭。吾知保四千年中國之文明。壯四千萬士林之元氣。恃此一策也。周公孔子。斯

文未喪。保佑命之已。猗歟盛矣哉。文明以正。有道萬年。他邦人士。行將拭目俟之矣。

器物銘

有爲器物銘以諷世者。字紙篋云。大口箕張。咬文嚼字。人棄我取。便便腹笥。食而不化。羞愧無地。一傾吐之。及早變計。鷄毛帚云。世不可問。斷尾以全。拾羽作帚。束縛自堅。驅除不潔。塵埃蕩然。可惜大才。乃小用焉。眼鏡云。肉眼多昏。重瞳已遙。高瞻遠矚。窮力爲勞。獲茲利器。使人昭昭。平增眼福。架鼻而遨。牙刷云。惟口啓羞。亦復含垢。積垢毀齒。大開狗竇。有物拭之。晨興之候。短小精悍。誓殲羣醜。筆架云。三寸筠管。重於鐵鋤。力不能勝。以譏田夫。君堪肩任。雙管力扶。形成山字。名實相符。紙扇云。世界太熱。清涼絕少。賴君一揮。炎氛頓掃。奉揚仁風。居然有道。展之則大。斂之則小。火爐云。雪消春暖。圍坐羣來。一爐之外。餘地恢恢。風動聲起。轟轟如雷。丹心共鑒。勿遽成灰。

用夷變夏

光緒庚辰。澤鄉曾惠敏公紀澤奉使命至俄。求返伊犁。明年伊犁條約成。及使命滿期而還。回京。以在俄久。起居習慣。均有歐風。而全家婦孺。悉冠呢帽。躡革履。窄袖緊腰。與歐人無稍差別。京朝士夫見之。大譁。而理學家尤深惡痛嫉。謂父以道學名世。曾文正嘗與大學士。傳文端誦人講學。子乃用夷變夏。是真不肖之尤。物議沸騰。幾欲鳴鼓而攻。時李文正公鴻藻當國。嫉談洋務者如仇。故惠敏還京數年。卒不能大用。以侍郎終。

半世英雄誇獨異

張樵野侍郎蔭桓未遇時。每爲世所詬病。既顯貴。則頗有所表見。羣謂爲嶺南之第一人。也。光緒朝署戶部侍郎。嘗自鐫一印。曰紅棉老人。凡與人書楹聯。悉用之。某作詩以諷。而張安然也。其詩云。從來槐棘譽三公。誰識紅棉位少農。半世英雄誇獨異。一條光棍起凡空。繁華畢竟歸搖落。衣被何曾及困窮。莫謂欲彈彈不得。二槌音與徐音近方議撼長弓。時都下盛傳二徐致詳有劾張之說。但未發表耳。

自上當

清河富室王氏設質庫於邑城。累世矣。代遠。子姓繁。有仍。擁巨貲者。有仰此自給者。營業之事。則擇一人主之。光緒時。主之者爲壽萱。觀察錫祺。壽萱好學。好刻書。嘗刊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於營業不甚措意。而族衆忌之。意其主持有年。必增益多金。思有以傾之也。乃各出其長物。典於質庫。而必取重值。庫夥以典物者之亦主人也。不得不如數以應之。凡若此者。幾於無日蔑有。而因應窮矣。架本典肆之資不足。壽萱則以假貸資挹注。久之。遂破產。時人爲之語曰。清河王。自上當。蓋質庫一曰典當。俗謂質物曰當。爲入所欺曰上當。王氏之當。非壽萱一人所設。族衆亦主人。而各以己物往質。故爲自上當也。

三姓合一家

蕭某妻死無子。乃娶再醮婦。婦挈前夫之子以至。卽俗所謂拖油瓶也。旋爲其子納婦。久而不孕。於是又買他人子以爲孫。或以一聯謔之云。三姓合一家。祖孫父子。七銅配八鐵。露水夫妻。

大瘋歌

粵南爲瘴癘之鄉。有大麻瘋。一名癩。到處流行。犯之。眉毫盡脫。鼻洞穿焉。有遭其厄者。或仿漢高祖大風歌以嘲之。曰。大瘋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

姚姬

光緒乙未丙申間。張文襄權江督。幕僚多才俊。值暮春佳日。相約踏青。訪袁子才隨園故址。謁其墓。七姬墓亦在焉。隨園大門外有石碣。所鐫者爲王夢樓之撰序。姚姬傳之題名。咸據抄憑。弔久之。歸途集上元顧石公孝廉家園。縱談游事。石公亦秣陵耆宿也。某觀察夙有通才。曰。席間謂石公曰。袁公七姬。其一姓姚。頃見石碑。上有姚姬傳讀作去聲字樣。此傳。公曾讀過否。石公瞠目不能答。某歸而告人。其人諷之曰。君於聲音訓詁之學。思過半矣。

習氣大全

張文襄初督江南時。朝令暮更。政局爲之一變。其時難免有竊竊議之者。一日。賓僚讌集。談論及之。有掌教某公莞然曰。諸君無費詞。以我視之。張公道一部

習氣大全耳。衆請其說曰：世所謂書生習氣，名士習氣，純袴習氣，官場習氣，滑頭習氣，與夫近世之新界習氣，張公習兼而有之，得不謂之習氣大全乎。

紅頂之區別

光緒朝京外官吏之三品以下者，泰半得有紅頂。名器之濫，至此極矣。或爲解釋之曰：箋紅私函，陳請者之所得也；曰銀紅，行賄納捐者之所得也；曰血紅，誣盜殺民者之所得也；曰洋紅，辦理交涉者之所得也；曰喜紅，辦理大婚典禮者之所得也；曰老紅，循資按格者之所得也。其有名爲肉紅者，則其所得，或自充上司之嬖童，或令妻拜貴人爲義父，或使妾與顯者薦枕席，皆屬之。

湖南義棧

周某某任安徽巡撫時，戚友之眷，皆可入居署中。時人目爲湖南義棧。朔望行香之日，婦女出觀大堂上下，異常嘈雜，而某不之怪也。

達材

光緒中，長沙設達材館，頗不理於衆口。或集成句以諷之云：何哉爾所謂達材者，

以爲未嘗有材焉。

江河標榜

光緒朝。江建霞京卿。標督湘學時。有謂其關防不謹者。乃以江標二字。撰聯譏之。云。爲文不在工。但須進得水多。從此江河將日下。賣學祇要票。盡是排班木偶。任他標榜自風流。然非實錄也。

黃梁一夢

梁鼎芬嘗知漢陽府。辦理警察。人怨其嚴。曾相率罷市數日。其所募巡士。無論冬夏。頭戴暖帽。紅綠絨項。身服紅號掛。綠袖口。白團心。下著黃色土布袴。一人之身。五色俱備。又仿上海小菜場式。築屋數楹。晨收小菜捐。午後收洋雜貨攤捐。夜收醫卜星相捐。實以供經費也。或製聯贈之曰。一目不明。開口便成兩片。甘頭割斷。此身應受八刀額曰。黃梁一夢。

求榮反辱面無光

侍讀學士榮光。以爭設津浦鐵路車站事。未洽輿論。至褫職。或爲上聯嘲之曰。

榮光爭設站。求榮反辱面無光。一時對者紛如。或曰。勝保安談兵。未勝先驕身。莫保。或曰。載振爲藏嬌。千載一時名大振。或曰。達賴乞外援。欲達終窮行近賴。

可憐光彩生門戶

滿洲志伯愚將軍銳起家科第。爲德宗珍嬪瑾嬪之兄。然未嘗一日居要津也。或撰一聯張之於其大門云。可憐光彩生門戶。未有涓埃答聖朝。

高唱揮毫

志伯愚嗜劇。能自唱。尤好觀打金枝。耳熟能詳。是劇中之金烏東升玉兔墜句。不覺時出諸口。然未能工也。平時與人書札。輒喜作狂草。亦不工。或嘲之以偶句云。忽然高唱。金烏玉兔之聲。偶爾揮毫。牛鬼蛇神之字。

一龍一鳳一豬

有某編修者。喜諧謔。工聯語。某年秋。某屠婦壽辰。作聯壽之。屠婦家小康。夫亡矣。子已入泮。且有孫。其聯曰。祝聖壽於夏六月。祝慈壽於冬十月。祝爾母壽於秋八月。三壽同登。一龍一鳳一豬。哈哈豈非笑話。有賢子在庠序中。有賢孫在

襪襪中。有賢夫君在地獄中。羣賢畢至。可喜可歌可泣。太太何以爲情。

龍蟠虎踞

提督楊金龍官兩江督中協鎮時。嘗曠歌妓李玉仙。張文襄自鄂督移權江督。挈親信某弁以至。至則率衛隊及自強軍。且保其秩至副將。其人恃文襄之寵。勢張甚。視江南提鎮蔑如也。旣而豔玉仙名。時往顧曲焉。金龍固江南武僚中之有聲望者。亦負氣不相下。每入夜。各召集羣黨以往。縱酒酣歌。迨夜闌客散。龍虎分踞一室。相持不去。如是者數閱月。玉仙固黠者。且長於外交。竭力調停。然亦殊有左右爲難之苦。一日。顧石公從友飲其家。玉仙諭其爲名士也。酒闌。乃出白綾帳簷一幅。丐題額。石公揮毫書龍蟠虎踞四字以贈。蓋諸葛亮論金陵形勢云。鍾阜龍蟠。石城虎踞。眞帝王之宅也。

來賓堂

常熟鹽臬綽號雁鵝黨。其渠魁某積非義財。營巨宅。丐某名士題額。並索聯語。某書來賓堂三字予之。並集句爲聯云。一曲平沙彈綠綺。半窗晴日寫黃庭。蓋

隱雁鵝二字也。臬固不解。喜甚。懸之堂中。或告以意。乃毀聯額。

木頭

光緒朝。安徽之某縣知縣。先後繼任者。爲查某某李某某二人。邑人有聯以嘲之曰。前七月初八。後七月初八。笑他接印同期。未見得文光射斗。去一個木頭。來一個木頭。只是愛財若命。都恐怕擔子難挑。蓋查李兩字。皆從木。其履任之期。均爲七月初八日也。

左右國人諸大夫曰賢

光緒朝。柯逢時督辦膏捐。有某某者。以百計賚緣。得鄂省膏捐差。遂恣爲聚斂。復於膏捐外。假籌餉名義。增門面稅及煙酒糖各稅。朱死。或輓以一聯曰。門面有稅。膏捐有稅。煙酒糖有稅。畫策無遺。求也可使之富。左右曰賢。國人曰賢。諸大夫曰賢。蓋棺論定。今之所謂良臣。

執柯伐柯

柯逢時撫粵西。人病其嚴。乃製聯誣之云。逢君之惡。罪不容於死。時日曷喪。予

及女偕亡。額曰執柯伐柯。

執牛耳者牛飲

某社宴集。社長豪於飲。醉而罵坐。末座少年諷之曰。執牛耳者固可牛飲乎。

光緒戊戌諧聯

光緒戊戌政變。某爲聯紀之曰。金鑾寶殿唐天子。兼指錫蠟胡同張大人。又曰。

四品京堂查無下落。指王三人會辦。別出心裁。指吳又曰。昭信股票有

千萬。經濟特科無一人。是年保

尤物移人

光緒戊戌。陳寶箴撫湘時。力主變法。王壬秋常面諷之。然陳喜與談。嘗謂其子

三立曰。尤物移人。勿被誘惑。蓋三立亦樂於親王也。

充漢奸

光緒己亥。剛毅下江南籌餉時。候補道陶榘林觀察。前往稟謁。陶美鬚髯。素有大鬚子之稱。剛一見。遽謂之曰。以君之貌。若充漢奸。真無愧也。陶無詞以應。